魏書

八

ソ 8
1735
132

J B
1735
132

刁雍
王慧龍
韓延之
袁式

刁雍字淑和渤海饒安人也高祖攸晉御史中丞曾祖協從司馬
叡渡江居于京口位至尚書令父暢司馬德宗右衛將軍初暢兄
達以劉裕輕狡薄行負社錢三萬違時不還執而徵焉及裕誅桓
玄以嫌故先誅刁氏雍爲暢故吏所匿奔姚興豫州牧姚紹於洛
陽後至長安雍博覽書傳姚興以雍爲太子中庶子泰常二年姚
泓滅與司馬休之等歸國上表陳誠於南境自效太宗許之假雍

此冊昭和八年八月諸同人山田一郎君藏書所購以贈

建義將軍雍遂於河濟之間招集流散得五千餘人南阻大瞗擾動徐兗建牙誓衆傳檄邊境劉裕遣將李嵩等討雍雍斬之於蒙山於是衆至二萬進屯固山七年三月雍從弟爾亦率衆入京口規共討裕裕遣兵破之六月雍又侵裕青州雍敗乃收散卒保於馬耳山又爲裕青州軍所逼遂入大鄉山八年太宗南幸鄴朝於行觀問先聞卿家縛劉裕於卿親疎雍曰是臣伯父太宗笑曰劉裕父子當應憚卿又謂之曰朕先遣叔孫建等攻青州民盡藏避城猶未下彼既素憚卿威士民又相信服今欲遣卿助建等卿宜勉之於是假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給五萬騎使別立義軍建先攻東陽雍至招集義衆得五千人遣撫慰郡縣士人盡下送租供軍是時攻東陽平其北城三十許步劉義符青州刺史竺夔於城內鑿地道南下入泄水澗以爲退路雍謂建曰此城已平宜時入取不者走盡建懼傷兵士難之雍曰若懼傷官兵者雍今請將義兵先入建不聽夔欲東走會義符遣其將檀道濟等救青州雍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陣大峴已南處處狹隘不得方軌雍求將義兵五千要擊破之建不聽曰兵人不宜水土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不損大軍安全而返計之上也建乃引還雍遂鎮尹卯固又詔令南入以亂賊境雍攻克項城會有敕追令隨機立效雍於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延和二年立徐州於外黃城置譙梁彭沛四郡九縣以雍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侯在鎮七年大延四年徵還京師頻歲爲邊民所請世祖嘉之眞君二年復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豫二州刺史三年劉義隆將裴方明寇陷仇池詔雍與建與公古弼等

十餘將討平之五年以本將軍爲薄骨律鎮將至鎮表曰臣蒙寵出鎮奉辭西藩總統諸軍戶口殷廣又總勒戎馬以防不虞督課諸屯以爲儲積夙夜惟憂不遑寧處以今年四月末到鎮時以夏中不及東作念彼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乘前以來功不充課兵人口累率皆饑儉略加檢行知此土稼穡艱難夫欲育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爲用觀舊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爲之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頹渠溉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爲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求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絶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詔曰卿憂國愛民知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以克就爲功何必限其日數也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七年雍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來往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千石每涉深沙必致滯陷又

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前被詔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粟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船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於車運十倍不廢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廢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今別下統萬鎮出兵以供運穀卿鎮可出百兵爲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雖遣船匠猶須卿指授未可專任也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續復以聞九年雍表曰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況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者也臣鎮所綰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奸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詔許之至十年三月城訖詔曰卿深思遠慮憂勤盡思知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爾功也興光二年詔雍還都拜特進將軍如故和平六年表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禮樂爲先故樂記云禮所以制外樂所以修內和氣中釋恭敬溫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易俗移風莫善於樂且於一民一俗尚須崇而用之況統御八方陶鈞六合者哉故帝堯修五禮以

明典章作咸池以諧萬類顯皇軌於云岱楊鴻化於介丘令木石
革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天動神莫近於禮
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
天祭地禮行於郊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者樂之致樂至則
無怨禮至則不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歟唯聖人知禮樂
之不可以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
情故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處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
政陵遲仲尼傷禮樂之崩亡痛文武之將墜自衛返魯各得其中
逮乎秦皇剪棄道術灰滅典籍坑儘儒士盲天下之目絶象魏之
章簡韶來儀不可復矣賴大漢之興改正朔易服色協音樂制禮
儀正聲古禮粗欲周備至於孝章每以三代損益優劣殊軌歎其
薄德無以易民視聽博士曹褒覩斯詔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
疏求定諸儀以爲漢禮終於休廢寢而不行及魏晉之日脩而不
備伏惟陛下無爲以恭已使賢以御世方鳴和鸞以陟岱宗陪羣
后以昇中岳而三禮闕於唐辰象舞替於周日夫君舉必書古之
典也柴望之禮帝王盛事臣今以爲有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
無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絶清頌之饗良由禮樂不興王政有缺
致也臣聞樂由禮所以象德禮由樂所以防淫五帝殊時不相沿
三王異世不相襲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臣識昧儒先管窺不
遠謂宜修禮正樂以光大聖之治詔令公卿集議會高宗崩遂寢
皇輿中雍與隴西王源賀及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耆年特見優禮
錫雍几杖劒履上殿月致珍羞焉雍性寬柔好尚文典手不釋書
明敏多智凡所爲詩賦頌論并雜文百有餘篇又汎施愛士怡靜
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導子孫太和八年冬卒年

九十五賜命服一襲贈帛五百匹贈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將軍如故謚曰簡

雍長子纂字奉宗中書侍郎早卒

纂弟遵字奉國襲爵

遵弟紹字奉世武騎侍郎汝陰王天賜涼州征西府司馬

紹弟獻字奉章祕書郎

獻弟融字奉業汝陰太守

融弟肅字奉誠中書博士遵少不拘小節長更脩改太和中例降爲侯景明中除相州魏郡太守還爲太尉諮議參軍年七十志力不衰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延昌三年遷司農少卿尋拜龍驤將軍洛州刺史遵招誘有方蕭衍新化太守杜牲新化令杜龍振平陽令杜臺定等率戶三千據地內

附熙平元年七月卒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惠侯

有子十三人 遵字疑俱作肅

長子楷字景伯州舉秀才早卒

子沖字文助在儒林傳

楷弟尚字景勝本州治中早卒

尚弟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頗涉書史郡功曹太和十五年奉朝請高祖都洛親自臨選除司空法曹參軍高祖南討以廣陽王嘉鎮荆州整爲嘉外兵參軍事尋轉太尉咸陽王禧外兵參軍景明中除給事中領本州中正尋除尚書左中兵郎中正始中蕭衍江州刺史王茂先來寇南境平南將軍楊大眼討之詔整持節爲大眼軍司大破茂先斬衍輔國將軍王花等永平初以軍功除員外散騎常侍仍除郎中延昌三年秋世宗親選百官於朝堂拜右軍將

軍仍除郎中尋轉驍騎將軍未幾丁父憂相州刺史山陽王熙在鄴起兵將誅元乂等事敗傳首京師熙之親故莫敢視整弟婦即熙姊遂收其屍藏之後乃還熙所親乂聞而致憾因以熙弟略南走蕭衍誣整將叛迭整與弟宜及子恭等幽繫之賴御史王基前軍將檢事使魏子建理雪獲免後自征虜將軍出除范陽太守時已兵亂整郡獲全去郡之後尋被陷沒靈太后反政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元略曾於整坐泣謂黃門王誦尚書表翻曰刁公收斂我家卿等宜知整以母老河北喪亂時整族弟雙爲西兗州刺史整遂攜家依焉永安初拜金紫光祿大夫二年兼黃門元顥入洛用爲滄州刺史莊帝還朝坐免官後歸鄉里及莊帝殺尒朱榮就除鎮東將軍行滄州事普泰初假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將軍如前尋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逢本鄉賊亂奉母

客於齊州加衛大將軍天平四年卒於鄴贈司空公謚曰文獻整解音律輕財好施交結名勝聲酒自娛然貪而好色爲議者所貶

初雍與從弟寶惠俱入國

寶惠字道明太祖以爲上客卒有六子

子連城爲冀州開府掾刁氏世有榮祿而門風不甚修潔爲時所鄙

雍族孫雙字子山高祖藪晉齊郡太守藪因晉亂居青州之樂安父道覆皇興初除平原太守至雙始還本鄉雙少好學兼涉文史雅爲中山王英所知賞拜西河太守正光初中山王熙之誅也熙弟略投命於雙雙護之周年時購略甚切略乃謂雙曰我兄弟屠滅已盡唯我一身窮刀相託卿雖厚恩久見容蔽但事留變生終恐難保脫萬一發覺我死分也無事相累卿若送吾出境便是再生

之惠如其不爾輒欲自裁雙曰人生會有一死死所難遇耳今遭
知已視死如歸願不以爲慮略後苦求南轉雙乃遣從子昌送達
江左靈太后返政知略因雙獲免徵拜光祿大夫時略姊饒安公
主刁宣妻也頻訴靈太后乞徵略還朝廷乃以徐州所獲俘江華
祖昶二人易之以雙與略有舊乃令至境迎接略肅宗末除西兗
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劫掠雙至境
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即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
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擒獲於是州境清肅莊帝初行濟州刺
史以功封曲城鄉男出帝初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與和三
年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謚曰清穆

王慧龍自云太原晉陽人司馬德宗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侍郎
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爲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劉裕微時愉不爲
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僧彬所匿百餘日將
慧龍過江爲津人所疑曰行意忽忽徬徨得非王氏諸子乎僧彬
曰貧道從師有年止西岸今暫欲定省還期無遠此隨吾受業者
何至如君言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荊州前治中習辟
疆時刺史魏詠之卒辟疆與江陵令羅修前別駕劉期公主人王
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爲盟主赴日襲州城而劉裕聞詠之卒亦懼
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爲荊州衆遂不果羅脩將慧龍又與僧彬
北詣襄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達渡江遂自虎
牢奔于姚興興自言也如此太常二年姚泓滅慧龍歸國太宗引
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
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
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配兵三千人鎮金墉既拜十餘日太宗崩世

祖初卽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旣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雄冕江東謂之虜王慧龍鼻大浩曰眞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世祖以其歎服南人則有詘鄙國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及魯宗之子軌奔姚興後歸國云慧龍是王愉家豎僧彬所通生也浩雖聞之以女之故成贊其族慧龍由是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傅領并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劉義隆荆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援慧龍督司馬盧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劉義隆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世祖賜以劒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招携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爲善政其後劉義隆將到彦之檀道濟等頻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彦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麤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儒夫乃令老子訝之劉義隆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軌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世祖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劉義隆計旣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僞爲反間來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

龍曰先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鹵又何憂乎
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
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絶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
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
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軍虎牢鎮
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羈旅南人恩非舊結
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埸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
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有俯慙后土脩短命也夫
復何言身歿後乞葬河内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
而已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曄
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荆州刺史謚曰穆侯吏人及將士
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象讚之呂玄伯感全宥之恩留
守墓側終身不去

子寶興襲爵

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
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爲親及婚浩爲撰
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遐後妻
寶興從母也緣坐没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遐妻時官賜度
河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産自出塞贖之以歸州辟治中從事
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襲爵長社侯龍驤將軍卒子
瓊襲爵

瓊字世珍高祖賜名焉太和九年爲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爲伯高
祖納其長女爲嬪拜前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爲光州刺史
有受納之譽爲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兗州

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沉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隣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抑屈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及女卒哀慟無已瓊仍葬之別所冢不即塞常於壙內哭泣久之乃掩當時深怪疑其藏行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崇騎馬至其黃閣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瓊乃下崇儉而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胞嘗盛服闕寵勢亦不足恨領軍元义使奴遺瓊馬并留奴王諭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爲黃門郎故有此授卒年七十四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

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採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爲肅宗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瑯邪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始作黃門卿何乃欲徐州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弟並交遊時俊乃爲當時所美及介朱榮入洛兄弟在父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議者惜其人才而譏其躁競贈并州刺史著

三晉記十卷

遵業子松年尚書庫部郎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司馬德宗平西府錄事參軍劉裕率伐司馬休之未至江陵密使與延之書招之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闖境士庶莫不怪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愛待物當於古人中求耳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今伐人之君咎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以平西之至德寧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得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應如此劉裕父名翹字顯宗於是延之字顯宗名子爲翹蓋示不臣劉氏也後奔姚興太常二年與司馬文思來入國以延之爲虎牢鎮將爵魯陽侯初延之曾來往柏谷塢省魯宗之墓有終焉之志因謂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於此者我死不勞向北代葬也即可就此及卒子從其言遂葬於宗之墓次延之死後五十餘年而高祖徙都其孫即居於墓北柏谷塢延之前妻羅氏生子措措隨父入國又以淮南王女妻延之生道仁措推道仁爲嫡襲父爵位至殿中尚書進爵西平公

表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司徒湯之後父淵司馬昌明侍中式在南歷武陵王遵諮議參軍與司馬文思等歸姚興太常二年歸國爲上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浩一面便盡國士之交是時朝儀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於古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性長者雖羈旅飄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時人甚敬重之皆呼曰表諮議延和三年衛大將軍樂安王範爲雍州刺史詔式與中書侍郎

高允俱爲從事郎中辭而獲免式沉靖樂道周覽書傳至於詁訓
倉雅偏所留懷作字釋未就以天安二年卒贈豫州刺史謚肅侯
子濟襲位魏郡太守政有清稱加寧遠將軍子姪遂居赖川之陽
夏
史臣曰刁雍才識恢遠者聲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堂構之義
也王慧龍拔難自歸頗歷夷險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實有令
子克播家聲韓延之報書劉裕國體在焉袁式賛禮崔浩時稱長
者一時有稱信爲美哉

西谿先生鳳蘭民畫商用印

列傳第二十七

李寶

李寶字懷素小字衍孫隴西狄道人私署涼王暠之孫也父酈字
士舉小字武彊私署驍騎將軍祁連酒泉晉昌三郡太守寶沉雅
有度量驍勇善撫接伯父歆爲沮渠蒙遜所滅寶徙於姑臧歲餘
隨舅廣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其遺民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
禮接甚得其心衆皆樂爲用每希報雪屬世祖遣將討沮渠無諱
於敦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自伊吾南歸敦煌遂修繕城府規復先
業遣弟懷達奉表歸誠世祖嘉其忠款拜懷達散騎常侍敦煌太
守別遣使授寶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鎮敦煌四品以下聽

西谿先生鳳蘭民畫商用印

承制假授眞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師拜外都大官轉鎮南將軍并州刺史還除內都大官高宗初代司馬文思鎮懷荒改授鎮北將軍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詔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謚曰宣有六子承茂補佐公業沖公業早卒沖別有傳

承字伯業少有策略初寶欲謀歸款民僚多有異議承時年十三勸寶速定大計於是遂決仍令承隨表入質世祖深相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後遭父憂居喪以孝聞承應傳先封以自有爵乃讓弟茂時論多之承方裕有鑒識爲時所重高宗末以姑臧侯出爲龍驤將軍榮陽太守爲政嚴明甚著聲稱延興五年卒時年四十五贈使持節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

長子韶字元伯學涉有器量與弟彥虔麩俱爲高祖賜名焉韶又爲季父沖所知重延興中補中書學生襲爵姑臧侯除儀曹令時脩改車服及羽儀制度皆令韶典焉遷給事黃門侍郎後例降侯爲伯兼大鴻臚卿黃門如故高祖將創遷都之計詔引侍臣訪以古事韶對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高祖稱善遷太子右詹事寵左右仍爲詹事秦州大中正出爲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高祖自鄴還洛韶朝於路言及庶人恂事高祖曰卿若不出東宮或未至此世宗初徵拜侍中領七兵尚書尋除撫軍將軍并州刺史以從弟伯尚同元禧之逆在州禁止徵還京師雖不知謀猶坐功親免除官爵久之起兼將作大匠敕參定朝儀律令呂苟兒反於秦州除撫軍將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衆討之事平卽眞鑒書勞勉復其先爵時隴右新經師旅之後百姓多不安業韶善撫納甚得夷夏之心徵還行定州事尋轉相州刺史將軍如故肅宗初入爲殿中

尚書行雍州事後除中軍大將軍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韶在選曹不能平心守正通容而已議者貶之出爲冀州刺史清簡愛民甚收名譽政績之美聲冠當時肅宗嘉之就加散騎常侍還車騎大將軍賜劒佩貂蟬各一具驊騮馬一匹并衣服寢具韶以年及懸車抗表遜位優旨不許轉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迭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既連接百姓素聞風德州內大治正光五年四月卒於官年七十二詔贈帛七百匹贈侍中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曰文恭既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於荊州還經韶墓相率培冢數日方歸其遺愛如此初韶克定秦隴永安中追封安城縣開國伯邑四百戶

長子璵字道璠襲武定中驃騎大將軍東徐州刺史

璵弟瑾字道瑜美容貌頗有才學特爲韶所鍾愛清河王懌知賞之懌爲司徒辟參軍轉著作佐郎加龍驤將軍稍遷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領儀注臨淮王彧謂瑾等曰卿等三俊共掌帝儀可謂舅甥之國士盧即瑾之外兄也肅宗崩上謚策文瑾所制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年四十九贈冠軍將軍齊州刺史

長子產之字孫僑容貌短陋而撫訓諸弟愛友篤至年四十九亡

產之弟蒨之武定末司空主簿

瑾弟贊字道璋少有風尚辟司徒參軍事神龜中卒贈漢陽太守

子修年大將軍開府士曹參軍早亡

韶弟彥字次仲頗有學業高祖初舉司州秀才除中書博士轉諫議大夫後因考課降爲元士尋行王客曹事徙郊廟下大夫時朝儀典章咸未周備彥留心考定號爲稱職高祖南伐彥以最加江

聞不足親勞鑾駕頻有表諫雖不從納然亦嘉其至誠及六軍次
於淮南徵爲廣陵王羽長史加恢武將軍西翼副將軍還除冀州
趙郡王幹長史轉青州廣陵王羽長史帶齊郡太守徵爲龍驤將
軍司徒右長史轉左長史秦州大中正出行揚州事尋徵拜河南
尹還至汝陰復敕行徐州事轉平北將軍平州刺史還平東將軍
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雨川瀆皆溢彧相水陸形勢隨便疎
通得無淹漬之害朝廷嘉之頻詔勞勉入爲河南尹遷金紫光祿
大夫光祿勳卿轉度支尚書出爲撫軍將軍秦州刺史是時破落
汗拔陵等反於北鎮二夏幽涼所在蜂起而彧刑政過猛爲下所
怨城民薛珍劉慶杜超等因四方離叛遂潛結逆謀正光五年六
月突入州門憍彧於內齋囚於西府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遂害
彧永安中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孝貞

子燮字德諧少有風望解褐司徒參軍著作佐郎司徒祭酒轉主
簿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

燮弟德廣終於中散大夫

德廣弟德顯太尉行參軍稍遷散騎侍郎卒贈征虜將軍東秦州
刺史

德顯弟德明祕書郎

彧弟虔字叔恭太和初爲中書學生遷祕書中散轉冀州驃騎府
長史太子中舍人世宗初遷太尉從事中郎出爲清河太守屬京
兆王愉反虔棄郡奔闕世宗問虔至謂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日久
恩信著物今拔難而來衆情自解矣乃授虔別領軍前慰勞事事
平轉長樂太守延昌初冀州大乘賊起令虔以本官爲別將與都
督元遙討平之遷後將軍燕州刺史還爲光祿大夫加平西將軍

兼大司農卿出爲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追論平冀州之
功賜爵高平男還京除河南邑中正遷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孝莊初授特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又進號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安三年冬薨年七十四贈侍中都督冀
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男如故謚曰宣
景

長子暧字仁明解褐司空行參軍稍遷尚書左外兵郎孝莊初於
河陰遇害年四十贈安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

子褒武定中太師法曹參軍

暧弟昞字仁曜起家高陽王雍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太尉錄事參
軍孝莊初與兄暧同時遇害年四十八贈散騎常侍左將軍兗州
刺史

子爲武定中司空長流參軍

昞弟昭字仁照卒於散騎侍郎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

子士元操武定中並儀同開府參軍事

昭弟曉字仁略武定末太尉諮議參軍

虔弟鞬字延賓歷步兵校尉東郡太守司農少卿卒贈龍驤將軍
豫州刺史

長子詠字義興有幹局起家太學博士領殿中侍御史稍遷東郡
太守莊帝初遷安東將軍濟州刺史轉廣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前
廢帝時與第三弟通直散騎常侍義真第七弟中書侍郎太常少
卿義邕同時爲介朱仲遠所害義邕莊帝居蕃之日以外親甚見
親昵及有天下特蒙信任介朱榮之誅義邕與其事由是並及於
禍出帝初贈詠侍中驍騎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義真贈前將

將軍齊州刺史義邕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詠次弟義慎司空屬第四弟義遠國子博士莊帝初並於河陰遇
害義慎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雍州刺史
承弟茂字仲宗高宗末襲父爵鎮西將軍敦煌公高祖初除長安
鎮都將轉西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入爲光祿大夫例降爲侯茂性
謙慎以弟沖寵盛懼於盈遂託以老疾固請遜位高祖不奪其志
聽食大夫祿還私第因居定州之中山自是優游閑舍不入京師
景明三年卒時年七十一謚曰恭侯
子靜字紹安襲解褐太尉參軍事定州別駕東平原太守神龜三
年卒年五十五
子遐字智遠有几案才起家司空行參軍襲爵稍遷右將軍尚書
右僕射秦州刺史以侯駕之功封盧鄉縣開國伯邑三百戶
子孝儒襲齊受禪爵例降
靜弟孚字仲安恭順篤厚起家鎮北府功曹參軍定州別駕汝陽
汝南中山三郡太守孝莊初以外親超授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
夫出除鎮東將軍滄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普泰元年卒年六十二
有五子
長子惠昭太傳開府城局參軍
惠昭弟惠諶武定中齊州別駕
孚弟敬安奉朝請早亡
敬安弟季安粗涉書史解褐彭城王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步兵

校尉出爲徐州北海王顯撫軍府長史正光末顯爲關西都督復
引爲長史委以戎政尋加驍騎將軍孝昌三年卒於軍時年五十
三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
子處默少清惠起家青州彭城王府主簿稍遷通直散騎常侍安
東將軍光祿大夫撫軍將軍廣州開府長史天平初卒年三十九
茂弟輔字督眞亦有人望解褐中書博士遷司徒議曹掾太和初
高祖爲咸陽王禧納其女爲妃除鎮遠將軍頼川太守帶長社戍
輔綏懷招集甚得邊和六年卒於郡年四十七贈征虜將軍秦州
刺史襄武侯益曰惠
長子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祕書郎高祖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駒
稍遷通直散騎侍郎敕撰太和起居注尋遷祕書丞世宗初兼給
事黃門侍郎景明二年坐與咸陽王禧謀反誅時年二十九

伯尚弟仲尚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名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讚及
季父司空沖誄時兼侍中高聰尚書邢巒見而歎曰後生可畏非
虛言也起家京兆王愉行參軍景明中坐兄事賜死年二十五
仲尚弟季凱沈敏有識量坐兄事與母弟俱徙邊久之會赦免遂
寓居晉陽沈廢積年孝昌中解褐太尉參軍事加威遠將軍尋除
并州安北府長史肅宗崩介朱榮陰圖義舉季凱豫謀莊帝踐阼
徵拜給事黃門侍郎封博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尋加散騎常侍
平東將軍轉祕書監進號中軍將軍普泰元年七月介朱世隆以
榮之死謂季凱通知於是見害年五十五出帝初追贈侍中驃騎
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
子統字基伯襲武定末太尉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季凱弟延慶孝昌中解褐定州鎮北城局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陳

留太守遷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年五十二贈本
將軍雍州刺史
子惠矩武定中儀同開府參軍事
延慶弟延度武定中衛將軍安德太守
輔弟佐字季翼有文武才幹高祖初兼散騎常侍銜命使高麗以
奉使稱旨還拜常山太守賜爵眞定子遷冠軍將軍懷州刺史賜
爵山陽侯尋加安南將軍河內公轉安東將軍相州刺史所在有
稱績車駕南討拜安南將軍副大司馬咸陽王禧爲殿中將軍尋
被敕與征南將軍盧城陽王鸞安南將軍盧淵等軍攻赭陽各不相
節度諸軍皆坐甲城下欲以不戰降賊佐獨勒所部晨夜攻擊屬
蕭鸞遣其太子右衛率垣歷生率衆來援咸以勢弱不敵規欲班
師佐乃簡騎二千逆賊爲賊所敗坐徙瀛州爲民車駕征宛鄧復

起佐假平遠將軍統軍蕭鸞新野太守劉思憑城固守佐率所領
攻拔之以功封涇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沔北旣平廣陽王嘉爲
荆州刺史仍以佐爲嘉鎮南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別鎮新野及大
軍凱旋高祖執佐手曰沔北洛陽南門卿旣爲朕平之亦當爲朕
善守高祖崩遺敕以佐行荆州事仍本將軍佐在州威信大行邊
民悅附前後歸之者二萬許家尋正刺史世宗初徵兼都官尚書
景明二年卒年七十一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曰莊子遵襲
遵爽儁有父風歷相州治中轉別駕冀州征北府長史司空司馬
卒贈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孝莊初以外戚超贈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定州刺史
子果襲司空諮議參軍武定中坐通西賊伏誅
遵弟東字休賢郡辟功曹以父憂去職遂終身不食酒肉因屏居

鄉里肅宗初司空任城王澄嘉其操尚以爲參軍事尋轉司徒外兵參軍歷任城濟北二郡太守孝莊初遷鎮遠將軍濟州刺史卒贈安北將軍殿中尚書相州刺史

子經司徒諮議參軍行豫州事興和初坐妖言賜死

弟神儁小名提少以才學知名爲太常劉芳所賞釋褐奉朝請轉司徒祭酒從事中郎頃之拜驍騎將軍中書侍郎太常少卿出爲前將軍荊州刺史時四方多事所在連兵蕭衍遣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又引水灌城城不沒者數版神儁循撫兵民戮力固守詔遣都督崔暹別將王罷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時寇賊之後城外多有露骸神儁教令收葬之徵拜大司農卿肅宗末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於時葛榮南逼神儁憂懼乃故墜馬傷脚仍停汲郡有詔追還莊帝纂統以神儁外戚之望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

追論固守荊州之功封千乘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轉中書監吏部尚書神儁意尚風流情在推引人物而不能守正奉公無多聲譽有鉅鹿人李炎上書言神儁之矣天柱將軍尒朱榮曾補人爲曲陽縣令神儁以階縣不用榮聞大怒謂神儁自樹親黨排抑勲人神儁懼啟求解官乃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屬尒朱兆入京乘輿幽執神儁遂逃竄民間出帝初始來歸闕拜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孝靜初行并州事尋除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入爲侍中興和二年薨年六十四贈都督雍秦涇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雍州刺史侍中開國公如故神儁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記篤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後生爲其光價四方才子咸宗附之而性通率不持檢度至於少年之徒皆與褻狎

不能清正方重識者以此爲譏神儁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儁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爲婚遂至紛競二家鬨於嚴祖之門鄭卒歸元明神儁惆悵不已時人謂神儁鳳德之衰神儁無子從弟延度以第三子容兒後之

韶從弟元珍小名大墨起家奉朝請太尉錄事參軍卒於步兵校尉

元珍弟仲遵有業尚彭城王勰爲定州請爲開府參軍累轉員外散騎常侍遊擊將軍太中大夫出爲京兆內史大將軍京兆王繼西伐請而諮議參軍尋除左將軍營州刺史時四方州鎮謀逆叛亂相續營州城內咸有異心仲遵單車赴州既至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懷誘率皆怡悅後肅宗又詔盧同爲行臺北出慰勞同疑彼人情難信聚兵將往城民劉安定等先有異志謂欲圖已還相恐

動遂執仲遵二子清石阿罕壽亦見殺唯兄子徽仁得免

韶從叔思穆字叔仁父抗自涼州渡江左仕劉駿歷晉壽安東東萊三郡太守思穆有度量善談論工草隸爲當時所稱太和十七年攜家累自漢中歸國除步兵校尉遷母憂解任起爲都水使者及車駕南伐以本官兼直閤將軍從平南陽以功賜爵爲伯尋除司徒司馬彭城王勰爲司馬帶鉅鹿太守勰徙鎮揚州仍請爲司馬府解除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出爲京兆內史在郡八年頗有政績徵拜光祿大夫肅宗初除平北將軍中山太守未拜遷安北將軍營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一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永安中子奬爲莊帝所親待寖超贈思穆衛將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謚曰宣惠有子十四人

嫡子斌襲官至散騎侍郎早卒

斌兄奬武定末司徒左長史李氏自初入魏入位兼舉因沖寵遇遂爲當世盛門而仁義吉凶情禮淺薄暮功之服殆無慘容相視窘之不加拯濟識者以此貶之

史臣曰李寶家難流離晚獲歸正大享名器世業不殞諸子承基俱有位望韶清身履度聲績洽美矣神儁才尚風流殆民望也貞粹之地君子或未許焉

陸俟

陸俟代人也曾祖幹祖引世領部落父突太祖時率部民隨從征伐數有戰功拜厲威將軍離石鎮將天興中爲上黨太守關內侯俟少聰慧有策略太宗踐阼拜侍郎遷內侍襲爵關內侯轉龍驤將軍給事中典選部蘭臺事當官而行無所屈撓世祖親征赫連昌詔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蠕蠕車駕還復典選部蘭臺事與西平公安頡督諸軍攻虎牟尅之賜爵建業公拜冀州刺史仍本將軍時考州郡治功唯俟與河內太守丘陳爲天下第一轉都督洛豫二州諸軍事本將軍虎牟鎮大將平涼休屠金崖羌狄子王等叛復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安定鎮大將既至懷柔羌

戎莫不歸附追討崔等皆獲之徵還拜散騎常侍出爲平東將軍
懷荒鎮大將未暮諸高車莫弗訟侯嚴急待下無恩還請前鎮
將郎孤世祖詔許之徵侯還京既至朝見言於世祖曰陛下今以
郎孤復鎮以臣愚量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世祖疑謂不
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世祖聞之大驚
卽召侯問其知敗之意侯曰夫高車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爲其
上臣所以莅之以威嚴節之以憲網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
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
加恩於百姓譏臣爲失專欲以寬惠治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
生陵慢不過暮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
多敗亂彰矣世祖笑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卽日復除散騎常侍
世祖征蠕蠕破涼州常隨駕別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渡河南略
地至濟南東平陵徙其民六千家於河北又以侯都督秦雍二州
諸軍事平西將軍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大破
之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夫長安一都險絕之土
民多剛彊類乃非一清平之時仍多叛動今雖良民猶以爲懼況
其黨與乎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吳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
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
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也諸將咸曰今來討賊既破之獲其二叔
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吳之悖逆本自天性今若獲免必誑惑
愚民稱王者不先妄相扇動爲患必大諸君不見毒蛇乎斷其頭
猶能爲害況除腹心疾而曰必遺其類其可乎諸將曰公言是也
但得賊不殺更有所求遂去不返其如罪何侯曰此罪我與諸君
當之高涼王那亦從侯計遂遣吳二叔與之期及吳叔不至諸將

各咎於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侯之明略獨決皆此類也還內都大官安定盧永劉超等聚黨萬餘以叛世祖以侯威恩被於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事鎮長安世祖曰秦川險絕奉化日近吏民未被恩德故頃年已來頻有叛動今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而爲一據險拒戰未易攻也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侯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欣以爲無能爲也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警初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徃見超觀其舉措設掩襲之計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肉相供侯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侯遂縱酒盡醉而還後謂將士曰超可取也乃密選精兵五百人陳國恩德激厲將士言至懇切士卒奮勇各曰以死從公必無二也遂僞獵而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爲限侯於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數千遂平之世祖大悅徵侯還京師轉外都大官散騎常侍如故高宗踐阼以子麗有策立之勳拜侯征西大將軍進爵東平王太安四年薨年六十七謚曰成有子十二人

長子猷多智有父風高宗見猷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少爲內都下大夫奉上接下行止取與每能逆曉人意與其從事者無不愛之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彊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疆門百餘人以爲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爲耳目於外於是發奸摘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

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常侍民乞留酘者千餘人顯祖不許謂羣臣曰酘之善政雖復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酘之還也吏民大斂布帛以遺之酘一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以造佛寺焉名長廣公寺後襲父爵改封建安王時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内附而新民猶懷去就酘銜旨撫慰諸有陷軍爲奴婢者酘皆免之百姓欣悦民情乃定車駕親討蠕蠕詔酘爲選部尚書錄留臺事督兵運糧一委處分顯祖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隴西王源賀等並皆固諫酘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橫議于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父之帝意乃解詔曰酘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酘爲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紱傳位于高祖延興四年薨贈以本[illegible]白貞王酘有六子琇凱知名

琇字伯琳酘第五子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婦德酘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酘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沖詎堪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鬬力何患童稚酘奇之遂立琇爲世子酘薨襲爵琇沉毅少言雅好讀書以功臣子孫爲侍御長給事中遷黄門侍郎轉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太子左詹事領北海王師光祿大夫轉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會從兄敞事免官景明初試守河内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與尹仵期薛繼祖等先攝河内琇聞禧敗斬曇和首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禧敗始斬首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廷尉少卿崔振窮治罪狀按琇大逆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將赦先薨於獄琇弟凱仍上書訴冤世宗詔復琇爵子景祚襲

凱字智君謹重好學年十五爲中書學生拜侍御中散轉通直散騎侍郎遷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希言屢中高祖嘉之後遇患頻上書乞骸骨詔不許敕太醫給湯藥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爲良吏初高祖將議革變舊風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密與規謨共論時政而國戚謂遂疎已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親彼而相疎也國戚舊人意乃稍解咸陽王禧謀逆凱兄琇陷罪凱亦被收還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已備盡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戶計耳逝者不追今願畢矣遂以其年卒贈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

長子曄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曰

僕以年老更覩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蔚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座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暉起家司徒行參軍太尉西閤祭酒兼尚書右民二公郎坐事免後除伏波將軍正光中卒贈司州治中孝昌中重贈冠軍將軍恒州刺史暉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暉與恭之晚不睦爲時所鄙

子元規武定中尚書郎

恭之字季順有操尚釋褐侍御史著作佐郎建義初除中書侍郎領著作郎尋除河北太守轉征虜將軍殷州刺史前廢帝初拜廷尉卿加鎮西將軍所歷並有聲績後坐事免孝靜初還復本任出除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天平四年卒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謚曰懿恭之所著文章詩賦凡千餘篇

子曄開府中兵參軍

酅弟石跋涇州刺史

石跋弟歸東宮舍人駕部校尉

歸弟尼內侍校尉東陽鎮都將

尼弟麗少以忠謹入侍左右太武特親昵之舉動審慎而無愆失

賜爵章安子稍遷南部尚書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既而為中常侍

宗愛等所殺百寮憂惶莫知所立麗以高宗世嫡之重民望所係

乃首建大義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郎劉尼奉迎

高宗於苑中立之社稷獲安麗之謀実由是受心膂之任在朝者

無出其右與安初封平原王加撫軍將軍麗辭曰陛下以一統之

重承基繼業至於奉迎守順臣問二字常豈敢昧冒以干大典頻讓

再三詔不聽麗乃啟曰臣父歷奉先朝忠勤著稱今年至西夕未

登王爵臣幼荷寵榮於分已過愚款之情未申犬馬之效未展願

裁過恩聽遂所請高宗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

也乃以其父侯為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

子孫賜妻如號麗以優寵既頻固辭不受高宗益重之領太子太

傅麗好學愛士常以講習為業其所待者皆篤行之流士多稱之

性又至孝遭父憂毀瘠過禮和平六年高宗崩先是麗療疾於代

郡溫泉聞諱欲赴左右止之曰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奸臣若疾

民譽慮有不測之禍願少遲回朝廷寧靜然後奔赴猶為未晚麗

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禍難不即奔波者遂便馳赴乙渾尋擅

朝政忌而害之初渾悖傲每為不法麗數諍之由是見忌顯祖甚

追惜麗謚曰簡王陪葬金陵高祖追錄先朝功臣以麗配饗廟庭

麗二妻長曰杜氏次張氏長子定國杜氏所生次敞張氏所生定

國在襁抱高宗幸其第詔養宮內至於遊止常與顯祖同處年六

歲爲中庶子及顯祖踐阼拜散騎常侍特賜封東郡王加鎮南將
軍定國以承父爵頻辭不許又求以父爵讓弟儼乃聽之俄遷侍
中儀曹尚書轉殿中尚書前後大駕征巡每擢爲行臺錄都曹事
超遷司空定國恃恩不脩法度延興五年坐事免官爵爲兵太和
初復除侍中鎮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復王爵八年薨於州贈以
本官謚曰莊王賜命服一襲

子昕之字慶始風望端雅襲爵例降爲公尚顯祖女常山公主拜
駙馬都尉歷通直郎景明中以從叔琇罪免官壽以王壻除通直
散騎常侍未幾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兗州刺史壽進號
安東將軍治有名績仍除青州刺史在州著寬平之稱轉安北將
軍相州刺史永平四年夏卒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惠初定
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納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爲
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沖有寵於時
與度世子泉婚親相好沖遂左右申助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職位
赫奕安保沈廢貧賤不免饑寒

昕之容貌柔謹高祖以其主壻特垂昵眷世宗時年未四十頻撫
三蕃當世以此榮之昕之卒後母盧悼念過哀未幾而亡公主奉
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頓丘長公主並爲女侍中又性不妒忌
以昕之無子爲納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
希道第四子彰爲後

子彰字明遠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後事公主盡禮丞相高陽王雍
嘗言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爲兒乃過自生矣正光中襲爵東
郡公尋除散騎侍郎拜山陽太守莊帝即位徵拜給事黃門侍郎
子彰妻即咸陽王禧女禧誅養於彰城王第莊帝親之略同諸姊

建義初尒朱榮欲修舊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陽王食邑七百戶尋而詔罷仍復先爵除安西將軍洛州刺史還拜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廣平王贊開府諮議參軍事天平中拜衛將軍賴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元象中以本將軍除齊州刺史又加驃騎將軍行懷州事轉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將軍並如故一年歷三州當世榮之還朝除衛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又行瀛州事尋拜侍中復行滄州事進號驃騎大將軍行冀州事除時讀兼七兵尚書行青州事子彰之爲州以聚斂爲事晚節修改自行青冀滄瀛甚有時譽加以虛已納物人敬愛之武定八年二月除中書監三月卒年五十四贈帝一百匹追贈都督青光齊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公如故謚曰文宣子彰崇好道術曾嬰重疾藥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恕

如此教訓六子雅有法度

子昂武定中中書舍人

昂弟駿太子洗馬

駿弟杳尚書倉部郎

敞字思斌其母張氏字黃龍本恭宗宮人以賜麗生敞麗之亡也敞始十餘歲襲爵撫軍太將軍平原王沉雅好學折節下士年未二十時人便以宰輔許之娶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鑒謂所親云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姓名殊爲重複時高祖未改其姓敞婚自東徐還經於鄴見李虔甚敬悅之仍與俱趨京師以爲館客資給衣馬僮使待之甚厚爲北征都督拜北部長轉尚書加散騎常侍太和八年正月敞與隴西公元深並持節爲東西二道大使褒善罰惡聲稱聞於京師五月詔賜敞裏服一具後以敞爲北征都

督擊蠕蠕大破之還侍中都曹尚書時蠕蠕又犯塞詔敞率騎五千以討之蠕蠕遁走追至石磧擒其帥赤阿突等數百人而還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左僕射領北部尚書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罷勲著前朝封敞鉅鹿郡開國公食邑三百戶尋爲使持節鎮北大將軍與陽平王頤並爲都督領軍將軍斛律桓等北征三道諸軍事步騎十萬以討蠕蠕敞以下各賜衣服有差闕一字親幸城北訓誓羣帥除尚書令衛將軍闕大破蠕蠕而還尋以母憂解令高祖將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之改授征南北作將軍敞固辭請終情禮詔曰敞猶執私痛致違往旨金革方馳何宜曲遂也加領衛尉可重敕有司速令敦喻後除使持節都督恒肆朔三州諸軍事本將軍恒州刺史行尚書令高祖大考百官奪敞尚書令祿一周十九年敞表曰臣聞先天有弗違之天後天有順時之規今蕭鑾盜有名

目竊據江左惡盈罪稔天人棄之取亂攻昧誠在茲日愚以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可以德招難以力屈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鼎遷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廨聽治之所百寮居止事等行路沉雨炎陽自成癘疫且兵儀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讎寇羸弱之夫內動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敝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往冬之舉政欲曜武江漢示威衡湘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霧旌卷旆爲持久之方崇成帝居深重本之固聖懷無內念之虞兆庶休斤板之役脩禮華區諷風洛浦然簡英略之將任猛毅之雄南取荊湘據其要府則梁秦以西覩機自服撫附振威回麾東指則義陽以左馳聲可制然後布仁化以綏近播恩施以懷遠凡在有情孰不思奮還遺慕德之人效其餘力乘流而下勢勝萬倍蕞爾閩甌敢

不稽顙豈必茲年競斯寸尺惟願顧存近敕納降而颺不紆鑾輿
久臨炎暑高祖從之敞表請車駕還代親臨太師馮熙之塋坐削
奪都督三州諸軍事尋除都督恒朔二州諸軍事進號征北大將
軍以有順遷之表加邑四百戶時穆泰爲定州刺史辭以疾病
請恒州自效高祖許之乃以敞爲散騎常侍定州刺史將
軍如故敞未發遂與泰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聽免孥戮徙其妻
子爲遼西郡民高祖謂僕射李沖領軍于烈曰陸敞元不早（闕四字）
大臣自與卿等同受非常之詔朕許以不死之旨思得上下齊信
以保大義朕於卿等常忘短棄瑕務相含養豈謂陸敞無心之甚
一至於斯乃與穆泰結禍數圖反噬以朕遷洛內懷不可擬舉諸王
議引子恂若斯之論前後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陽平王若
不肯從欲逼樂陵王詡謗朝廷書信炳然事既垂就敞以洛都休

明勸令小緩於是之後兩人復競然猶隱而弗聞賴陽平王忠貞
奮發獲泰之言便爾馳表得使正人糾慝恒岳無塵是以敞之慾
失處入門誅朕諦尋前旨許不盡法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
彼不關朕也反心逆意既異餘犯雖欲矜恕末如之何然猶憶先
言兼以末頗異議聽自死別府免厥孥戮其門子孫永世不齒元
丕二子一弟首爲賊端其父無人明證理在可覩但以言無炳灼
隱而弗窮以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有終而彼自棄卿等之
閒忽及今日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也謀反之
外皎如白日耳沖烈表曰臣等邀逢幸會生遇昌辰才非利用坐
班位列功無汗馬猥受山河叨忝之寵終古無比莫大之施萬殞
靡酬而敞不識乖犬馬心同梟獍潛引童稚構茲妖逆違悖天常
罪踰萬殞敞結釁在心陰搆不息閒說戚蕃擬窺乾象雖覩休平

未懷疑惑何嘗片辭披露宿志原心語跡實爲賊首丕之二子從惡累年交扇東西規擾并夏測觀此狀無客不知雖聖慈含育恕其生命其若天地何其若神祇何夫效誠盡節爲下之恒分刑茲無捨在上之常法況曲蒙莫大之恩獎以忠貞之義而更違天背道包藏奸逆求情推理罪乃常誅而慈造寬渥更流恩貸續敝三斷之骸還丕已絕之魄二三縱肴實虧憲典猶復上延天眷言念疇日不以臣等背負餘黨別垂明詔再申齊信之恩重喻皎日之旨伏讀悲慙惟深愧惕

敞長子希道字洪度有風貌美鬚髯歷覽經史頗有文致初拜中散遷通直郎坐交事徙於遼西於後得還從征自效以軍功拜給事中遷司徒記室司空主簿征南將軍元英攻蕭衍司州以希道爲副及克義陽以功賜爵淮陽男拜諫議大夫以學關今古參議新令轉廷尉少卿加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以本將軍轉梁州刺史希道頻表辭免又除東夏州刺史不拜轉北中郎將還前將軍鄧州刺史希道善於馭邊甚有威略轉平西將軍涇州刺史正光四年卒官贈撫軍將軍定州刺史希道有六子

士懋字元偉天平中以其曾祖麗有翼戴之勳詔特復鉅鹿郡開國公邑三百戶令士懋襲武定中平東將軍營州刺史

士懋弟士宗字仲彥尚書左外兵郎中

士宗弟士述字幼文符璽郎中士宗士述建義初並於河陰遇害

士述弟士沈出繼從叔昕之

士沈弟士廉字季脩建州平北府長史永安末爲侍朱世隆攻陷州城見害

士廉弟士佩字季偉武定中安東將軍司州治中

希道弟希悅尚書郎兵郎中驃騎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遇害於河陰贈散騎常侍衛將軍相州刺史

希悅弟希謐太尉參軍早卒

希謐弟希靜字奉默司徒默曹稍遷邵郡太守

希靜弟希質字幼成起家員外郎領侍御史稍遷散騎侍郎陽城太守孝莊初除龍驤將軍膠州刺史蕭衍遣將率衆數萬從郁洲浮海據島來侵州界希質討破之轉建州刺史將軍如故尒朱榮之死也世隆率衆北還晉陽希質固守拒之城陷兄子被害希質妻元氏榮妻之兄孫由是獲免天平初給事黃門侍郎遷魏尹轉太常卿衛大將軍都官尚書武定七年夏卒年五十八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青州刺史謚曰文希質名家子位宦又通不能平心於物唯與山偉字文忠之等共爲朋黨排毀朝俊有識者薄之

子珣字子琰開府參軍

次瑾字子瑜性並麤險乃爲劫盜珣瑾俱死

瑾弟瓘字子璧次悉達武定中並儀同開府參軍

麗弟頹早卒子闕字清都性機巧歷位長水校尉賜爵廣牧子遷龍驤將軍游擊將軍北中郎將轉南中郎將帶魯陽太守進號前將軍卒贈本將軍夏州刺史謚曰順

頹弟陵成中校尉河間太守祕書中散新城子

陵成弟龍成有父兄之風少以功臣子爲中散稍遷散騎常侍賜爵永安子加平遠將軍出爲安南將軍青州刺史假樂安公愛民恤下百姓稱之卒

子昶字細文襲爵正始中爲太尉屬加寧遠將軍以本官行滎陽郡事被劾會赦免久之進號廣武將軍遷司空司馬尋拜光祿大

夫祖無他才能唯飲酒爲事出爲西平將軍京兆内史固辭不拜
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入爲衛將軍大鴻臚卿仍除車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天平中進號驃騎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左右兼給事
黃門侍郎仍兼太僕卿復以本將軍爲東徐州刺史尋卒贈本將
軍衛尉卿青州刺史
龍成季弟騏驎侍郎中散轉侍御長太和初新平太守銀青光祿
大夫以彭城勲除夏州刺史
子高貴孝昌中兗州鎮東府法曹參軍
子操武定末度支尚書
操弟楚
高貴弟順宗員外郎祕書中散
子檠之武定末東莞太守

侯族弟宜雲中鎮將
子儁高宗世歷侍中給事顯祖初侍御長以謀誅乙渾拜侍中樂
部尚書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賜爵安樂公甚見委任尋拜尚書
令後除安東將軍定州刺史轉征東大將軍相州刺史政尚寬惠
民吏安定卒謚貞公
子登澄城太守
子匡司空參軍曹參軍
登弟子景元元象初衛將軍儀同三司南青州刺史
史臣曰陸侯威略智器有過人者敏識幹明厲不替家風麗忠國
奉王爲時梁棟踏忠履義制於一賢惜哉敭琇以沈雅顯達而豐
逆陷禍深山大澤實有龍蛇希道風度有聲子彰令終之美也

列傳第二十九

源賀

源賀自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賀自
樂都來奔賀偉容貌善風儀世祖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
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賀曰卿與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爲源氏
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陳進號平西將軍世祖征
涼州以賀爲鄉導詔問攻戰之計賀對曰姑臧城外有四部鮮卑
各爲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民臣願軍前宣國威信示其禍福必
相率歸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世祖曰善於
是遣賀率精騎歷諸部招慰下三萬餘落獲雜畜十餘萬頭及圍
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遷征西將軍進號西平

公又從征蠕蠕擊五城吐京胡討蓋吳諸賊皆有功拜散騎常侍
從駕臨江爲前鋒大將賀爲人雄果每遇彊寇輒自奮擊世祖戒
之曰兵凶戰危不宜輕犯卿可運籌處分勿恃身力也賀本名破
羌是役也世祖曰人之立名宜其得實何可濫也賜名賀焉拜殿
中尚書南安王余爲宗愛所殺也賀部勒禁兵靜遏外內與南部
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高宗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高宗
賀守禁中爲之內應俄而麗抱高宗單騎而至賀乃開門高宗即
位進稷大安賀有力焉轉征北將軍加給事中以定策之勳進爵
西平王高宗即位班賜百僚謂賀曰朕大賚善人卿其任意取之
勿讓　也賀辭固乃取之賀唯取戎馬一疋而已是時斷獄多濫
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
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爲刼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

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
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謀所不及愚以爲可原其命沒
入縣官高宗納之出爲征南將軍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賀上書
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全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
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焉今勑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
南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
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
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
矣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無以仰答將違闕庭豫
增係戀敢上瞽言唯加裁察高宗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
以之高宗謂羣臣曰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鄙諸戍自爾至
今一歲所活殊爲不少生濟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卿等事朕

致何善意也苟人人如賀朕治天下復何憂哉顧憶誠言利實廣矣羣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賀之臨州鞫獄以情徭役簡省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高宗謂羣臣曰賀誠心事國朕爲卿等保之無此明矣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於是遣使者詔賀曰卿以忠誠款至著自先朝以丹青之潔而受蒼蠅之汙朕登時研檢已加極法故遣宣意其善綏所莅勿以讒謗之言致損慮也賀上書謝書奏高宗顧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尚致其誣不若是者可無慎乎時考殿最賀治爲第一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賀上表請代朝議以賀得民情不許在州七年乃徵拜太尉蠕蠕寇邊賀從駕追討破之顯祖將傳位於京兆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屯漠南乃馳傳徵賀賀既至乃命公卿議之賀正色固執不可卽詔賀持節奉皇帝璽綬以授

高祖是歲河西敕勒叛遣賀率衆討之降二千餘落倍道兼行追賊黨郁朱于等至枹罕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虜男女萬餘口雜畜三萬餘頭復追統萬高平上邽三鎮叛敕勒至于金城斬首三千級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之說略採至要爲十二陳圖以上之顯祖覽而嘉焉賀以年老辭位詔不許又詔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漠南是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爲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彊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畜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宜爲便不可歲常舉衆

連動京師令朝廷恒有北顧之慮也事寢不報又上書稱病篤乞骸骨至於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訪又給衣藥珍羞太和元年二月療疾於温湯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屢問消息太醫視疾患篤還京師賀乃遺令敕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吝毋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慶過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眞耳屬必正誠勤以事君清約以行已吾終之後所莖時服單櫝足申孝心勿靈明器一無用也三年秋薨年七十三贈侍中太尉隴西王印綬謚曰宣賻雜綵五百匹賜輼輬車及命服温明祕器陪莖于金陵長子延性謹厚好學初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賜爵武城子西冶都將卒贈涼州刺史廣武侯謚曰簡子麟襲

延弟思禮後賜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高宗末爲侍御中散父賀辭老詔懷受父爵拜征南將軍尋爲持節督諸軍屯於漠南還除殿中尚書出爲長安鎮將雍州刺史清儉有惠政善於撫恤初盜息止流民皆相率來還歲餘復拜殿中尚書加侍中參都曹事又督諸軍征蠕蠕六道大將咸受節度遷尚書令參議律令後例降爲公除司州刺史從駕南征加衛大將軍領中軍事以母憂去職賜帛三百匹穀千石十九年除征北大將軍夏州刺史轉都督雍岐東秦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景明二年徵爲尚書左僕射加特進時有詔以姦吏犯罪每多逃遁因肯乃出竝皆釋然自今已後犯罪不問輕重而藏竄者悉遠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懷乃奏曰謹按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諸流徙在路尚蒙旋反況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捉守宰犯罪逃走者

衆祿潤既優尚有茲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若此等恐非均一之法如臣管執謂宜免之書奏門下以成式既班駁奏不許懷重奏曰臣以爲法貴經通治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行之可通豈容峻制此乃古今之達政救世之惇規伏尋條制勳品已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雖欲抑絕奸徒匪爲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已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已下獨乖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輕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致壅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輒率愚見以爲宜停書奏世宗納之其年除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奏曰南賊遊魂江揚職爲亂逆肆厥淫昏月滋日甚貴臣重將靡有孑遺崇信姦

回昵比闔豎內外離心骨肉猜叛蕭寶融僭號於荊郢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而東襲上流之衆已逼其郊廣陵京口各持兵而懷兩望鍾離淮陰並鼎峙而觀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門君子小人並罹災禍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實天啟之期吞并之會乘厥蕭墻之釁籍其分崩之隙東據歷陽兼指瓜步緣江鎮戍達於荊郢然後奮雷電之威布山河之信則江西之地不勞自來吳會之鄉指期可舉昔士治有言皓若暴虐更立賢主文武之官各得其任則勍敵也若蕭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後圖之難實亦揚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鄴七百而已山川水陸彼所諳利脫江湘無波君臣效職藉水憑舟倏忽而至壽春客不自保江南將若之何今寶卷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繼援之兆清蕩江區寔在今日臣受恩既重不敢不言詔曰不君不臣江南常弊有粟不食其在斯

矣上天將欲亡之諸蕃又願取之人事天道孰云匪會但以養害仁者不爲且十月五日行軍已達大航其大傷小亡之勢久應有決假令天罰寶卷衍兵獲進則衍之主佐又是亂亡遺孽皇靈其能久祐之乎今之所矜者正以南黔企德邊書繼至殄悴之氓理須救接若爾者揚州兵力配積不少但可速遣任城委以處分別加慰勉令妙盡邊筭也以衍事克遂停懷又表曰昔世祖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爲賊臣宗愛所弒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定臣亡父先臣賀與長孫渴侯陸麗等表迎高宗纂徽寶命麗以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平原王與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勳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大位於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將屯於武川被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祖至太和十六年麗息獻狀私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錄封獻鉅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勳時敕旨但赴所臨壽當別判至二十一年車駕幸雍臣復陳聞時蒙敕旨征還當授白宮車晏駕遂爾不白竊惟先臣遠則援立高宗寶曆不墜近則陳力顯祖神器有歸如斯之勳超世之事麗以文功而獲河山之賞臣有家勳不霑茅社之賜得否相懸請垂裁處詔曰宿老元丕云如所訴訪之史官頗亦言此可依比授馮翊郡開國公邑百戶又詔爲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風俗考論殿最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遙遠加連年旱儉百姓困弊懷銜命巡撫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于祚與懷宿昔通婚時

爲沃野鎭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鎭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卽劾祚
免官懷朔鎭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狠藉置酒請懷謂懷曰
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
故人飮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鎭將罪狀
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懷旣而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
此類也懷又表曰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
唯有水田少可苗畝然王將參佺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給百姓因
此困弊日月滋甚諸鎭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
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鎭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
已上奪祿一周北鎭邊蕃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
鎭自將已下八百餘人黎庶怨嗟貪曰煩猥邊隅事尠實少畿服
請王帥吏佐五分減二詔曰省表具恤民之懷已敕有司一依所
上下爲永準如斯之比不便於民損化害政者其備列以聞時細
民爲豪彊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
北邊者凡四十餘條皆見嘉納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
萬騎六道並進欲直趨沃野懷朔南寇恒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
節侍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略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
又詔懷子直寢徽隨懷北行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稍一枚懷
拜受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
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捍
之衆足以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
遁懷旋至恒代案視諸鎭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
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大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
八條表曰蠕蠕不羈自古而爾遊魂鳥集水草爲家中國患者皆

斯類耳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臣勇將
力筭俱竭胡人頻遁中國以疲于時賢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
之習業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蠶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
之類鳥宿禽居之徒親校短長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暫勞永逸
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威震天下德籠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遙
遠代表諸蕃北固高車外叛尋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
復鎮陰山廢事蕩盡遣尚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檢行要險防過
形便謂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觀農
積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盛且北方沙
漠夏乏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衆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
若至冬日氷沙凝厲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
此北方無憂矣世宗從之今北鎮諸戍東西九成是也遷驃騎大
將軍時武興氐王楊紹先叔集起反叛詔懷使持節侍中都督平
氐諸軍事以討之須有興廢任從權計其那巒李煥並稟節度三
年六月卒年六十三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
布七百匹蠟三百斤贈司徒冀州刺史兼吏部尚書盧昶奏太常
寺議謚曰懷體尚寬柔器操平正依謚法柔直考終曰靖宜謚靖
公司徒府議懷作牧陝西民餘惠化入總端貳朝列歸仁依謚法
布德執義曰穆宜謚穆公二謚不同詔曰府寺所執並不克允愛
民好與曰惠可謚惠公懷性寬容簡約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貴
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
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
也又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好接賓友雅善音律雖在白首至宴
居之暇常自操絲竹懷有七子

長子規字靈度中書學生羽林監襲爵年三十三卒
子肅襲卒
子紹襲景明初詔復王爵尋除隴西郡開國公卒於光祿大夫贈
度支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
子文遠襲齊受禪例降
規弟榮宇靈並年三十二卒於司徒掾贈光州刺史
榮弟徽字靈祚年二十八卒於直閤將軍特贈洛州刺史謚曰質
徽弟玄諒出後懷弟奐卒贈代郡太守
玄諒弟子雍字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誠待士士多歸之自
祕書郎除太子舍人涼州中正肅宗踐阼以宮臣例轉奉車都尉
遷司徒屬轉太中大夫司徒司馬除恒農太守遷夏州刺史時沃
野鎮人破落汗拔陵首爲反亂所在蜂起統萬逆胡與相應接子

雍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煑馬皮而食之子雍善綏撫得士心人人
戮力無有離貳以饑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據守寮屬僉
云今天下分析寇賊萬重四方音信莫不斷絕俄頃之間變在不
意何宜父子如此分張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雍泣而謂衆
曰吾世荷國恩早受藩寄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然守禦以來歲
月不淺所患乏糧不得制勝吾今向東州得數月之食還與諸人
保全必矣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外哭而
拜辭三軍莫不嗚咽子雍行數日爲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
屈見執子雍乃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文武云大軍在近努力
圍守必令諸人福流苗裔又敕延伯令共固守子雍雖被囚執雅
爲胡人所敬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爲陳安危禍福之理勸阿各拔
令降阿各拔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總部衆竟隨子雍降

時北海王顥爲大行臺子雍具陳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馬令其先行時東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結子雍轉鬬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仍平東夏徵稅租粟運於統萬於是二夏漸寧及蕭寶夤等爲賊所敗賊帥宿勤明達遣息阿非率衆邀路華州白水被圍逼關右騷擾咫尺不通時子雍新平黑城遂率士馬并夏州募義之民携家席卷鼓行南出賊帥康維摩擁率羌胡守鋸谷斷隘棠橋子雍與交戰大破之生禽維摩又攻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破之子雍出自西夏漸至於東轉戰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其委問除散騎常侍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兼行臺尚書復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沃堡肅宗璽書勞勉之子雍在白水郡復破阿非軍多所斬獲詔遣侍中尚書令城陽王徽於潼關宣旨慰勞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給事黃門侍郎封樂平縣開國公邑一千戶

還洛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假子雍征北將軍爲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鄴反敕子雍與都督李神軌先討之子雍行達湯陰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雍軍不克奔敗而返子雍乘機繼進徑圍鄴城與裴衍神軌等攻鑒平之改封陽平縣開國公增邑千五百戶進號鎮東將軍遂與裴衍發鄴以討葛榮而信都城陷除子雍冀州刺史餘官如故子雍以冀州不守上書自貶中甚饑專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飽暖高壁深壘勿與爭鋒彼求戰則不得野掠無所獲不盈數旬可坐制凶醜時裴衍復表求行詔子雍與衍速進子雍重表固請如謂不可乞令裴衍獨行若不賜解求停裴衍苟逼固行取敗旦夕詔不聽遂與衍俱進至陽平郡東北漳曲榮率賊十萬來逼官軍子雍戰敗被害年四十朝野痛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公如故永安中重贈司空謚曰莊穆

長子延伯出後從伯

次子士則早亡

士則弟士正士規並坐事死

次楷字士質小字郎延襲武定中齊文襄王府參軍齊受禪例降

延伯初爲司空參軍事時南秦民吳富反叛詔以河間王琛爲都督延伯叔父子恭爲軍司延伯爲統軍隨子恭西討戰必先鋒子恭見其年幼常訶制之而不能禁子雍在夏州表乞兵援詔延伯率羽林一千人赴之城闕野戰勇冠三軍子雍之向東夏留延伯城守付以後事延伯與兵士共分湯菜防固城隍及子雍爲胡所執合城憂懼延伯乃人人曉喻曰吾父吉凶不測方寸焦爛實難裁割但奉命守城所爲處重若以私害公誠孝並闕諸君幸得此心無虧所寄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勵憤朝廷聞而嘉之除龍驤將軍

行夏州事封五城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卒能固守及後刺史至延伯率領義衆還赴子雍共平黑城在覊棠橋戰先鋒陷陳身禽維摩及至白水首摧阿非隨子雍至都進爵浮陽伯增封百戶爲諫議大夫假冠軍將軍別將隨子雍北討與葛榮戰歿時年二十四贈持節平北將軍涼州刺史開國如故

子孝孫襲齊受禪爵例降

子雍弟子恭字靈順聰惠好學初辟司空參軍事司徒祭酒尚書北主客郎中攝南主客事蕭衍亡人許周自稱爲衍給事黃門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待子恭奏曰徐州表投化人許圖并其弟周等究其牒狀周列云已蕭衍黃門侍郎又稱心存山水不好榮宦屢曾辭讓貽彼赫怒遂被出爲齊康郡因爾歸國願畢志嵩嶺比加採訪略無證明尋其表狀又復莫落案牒推理實有所疑何者

昔夷齊獨往周王不屈其志伯況辭祿漢帝因成其美斯實古先
詰王必有不臣之人者也蕭衍雖復崎嶇江左竊號一隅至於處
物未甚悖禮豈有士辭榮祿而苟不聽之哉惟察情理此則孟浪
假蕭衍皆狂不存雅道逼士出郡未爲兇急何宜輕去生養之土
長辭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榮宦志願高嶺者初笄之日卽應杖
策尋山負帙沿水而乃廣尋知已遍造執事希榮之心已見逃宦
之志安在昔梁鴻去鄉終傭吳會逢萌浮海遠客遼東並全志
養性逍遙而已考之事實何其懸哉又其履歷清華名位高達計
其家累應在不輕今者歸化何其孤迥設使當時忽遽不得攜將
及其來後家貲產業應見簿斂尊甲口累亦當從法而周兄弟怡
然嘗無憂感若無種族理或可通如有不坐便應是衍故遣非周
投化推究二三眞僞難辨請下徐揚二州密訪必令僞實不盈數

旬玉石可覩於是詔推訪周果以罪歸闕假稱職位如子恭所疑
河州羌邽鐵忽反殺害長吏詔子恭持節爲行臺率諸將討之子
恭嚴勒州郡及諸軍不得犯民一物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恩兩
旬間悉皆降款朝廷嘉之正光元年爲行臺左丞巡行北邊轉
爲起部郎明堂辟雍並未建就子恭上書曰臣聞辟臺望氣軌物
之德既高方堂布政範世之道斯遠是以書契之重理冠於造化
推尊之美事絕於生民至如郊天饗帝蓋以對越上靈宗祀配天
是用酬膺下土大孝莫之能加嚴父以茲爲大乃皇王之休業有
國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總宙馭宇革制土中垂式無外自
北徂南同卜維於洛食定鼎遷民均氣候於寒暑高祖所以始基
世宗於是恢構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脩廢典建明堂
立學校興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平之中始創雉構基趾

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
樣并連表詔答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即加葺繕侍中領
軍臣乂物動作官宣贊授令自茲厥後方配兵人或給一千或與
數百進退節縮曾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克若使專役此功長
得營造委成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競借動
即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爽塏荒茫淹積年載結架
崇構指就無兆仍令肆宵之禮掩仰而不進養老之儀寂寥而不
返構厦止於尺土爲山頓於一簣良可惜歟愚謂召民經始必有
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美況本兵不多兼之牽役廢此
與彼循環無極便是輟創禮之重資不急之費廢經國之功供寺
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諸寺大作稍以粗舉並可徹減專
事經綜嚴勒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配之期蒼生覩禮樂之

富書奏從之除寇軍將軍中散大夫又領治書侍御史奏益氏反
詔子恭持節爲都督河間王琛軍司以討之事平仍行南秦州事
及六鎮反以子恭兼給事黃門郎持節慰勞還拜河内太守加後
將軍平絳蜀反丹谷清廉二路險澁不通以子恭爲當□鄧別將
俄而建興蜀復反相與連勢進子恭爲持節散騎常侍假平北將
軍征建興都督仍兼尚書行臺與正平都督長孫稚合勢進討大
破之正平賊帥范明達與賊帥劉牙奴並面縛請降事平除平南
將軍豫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無軍將軍武泰初鄧州刺史元顯
達以城降蕭衍詔徵都督尉慶賓還京師回衆隸子恭以討之衍
將夏侯夔率衆數萬來寇達近不安夔乘勢分兵遂逼新蔡自攻
毛城子恭隨方應援賊並破走蕭衍豫州刺史夏侯亶復遣四將
率衆三萬入圍南頓北攻陳項子恭遣軍禦之賊復奔退加鎮南

將軍又兼尚書行臺子恭勒衆渡淮徙民於淮北立郡縣置戍而還蕭衍直閤將軍軍主胡智達等八將與其監軍閻次洪入寇屯於州城東北四十餘里子恭擊破之斬智達生擒次洪元顥之入洛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頻遣間使參莊帝動靜未幾顥敗車駕還洛進征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將軍後加散騎常侍板橋蠻文石活石忌麤受蕭衍印節扇誘黨類據險寇竊子恭躬率將士徑襲其柵數日之中殲殪略盡諸蠻款服咸求輸稅徵拜右光祿大夫給事黃門侍郎仍本將軍錄其前後征討功封臨潁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加散騎常侍俄遷侍中尒朱榮之死也世隆度律據斷河橋詔子恭爲都督以討之出頓於大夏門北尋而太府卿李苗夜燒河橋世隆退走仍以子恭兼尚書僕射爲大行臺大都督尋遷衛將軍假車騎將軍率諸將於太行築壘以防之既而尒朱兆率衆南出子恭所部都督史仵龍羊文義開柵降兆子恭退走爲兆所破衆既退散兆因入洛子恭竄於緱氏仍被執送俄而見釋前廢帝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尋授散騎侍郎都督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假車騎大將軍行臺僕射荆州刺史以與定策之勳封臨汝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叛蠻雷亂清受蕭衍兗州刺史章綏入爲寇掠諸蠻從之置立郡縣子恭討平之永熙中入爲吏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以子恭前在豫州戰功追賞襄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又論子恭餘效封新城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子恭尋表請轉授第五子文盛許之天平初除中書監三年拜魏尹又爲齊獻武王軍司元象元年與和二年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兗州刺史謚曰文獻

子彪字文宗子恭存日轉授臨潁縣開國侯武定末太子洗馬
彪弟文瑤武定中襲襄城縣開國男齊受禪爵並降
子恭弟纂字盡秀員外散騎侍郎累遷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
涼州大中正轉太府少卿建義初遇害河陰年三十七贈散騎常
侍征北將軍定州刺史
懷弟奐字思周少而謹密初爲中書學生隨父討敕勒有斬獲之
功遷中散前後使檢察州鎮十餘所皆有功績除長樂太守以母
老解官歸養卒無子
史臣曰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而已其翼戴高宗庭抑禪讓殆社稷
之臣也懷幹略兼舉出內有聲繼迹賢考不墜先業子雍效立夏
方身亡冀野惜乎

薛辯
寇讚
鄺範
韓秀
堯暄

薛辯字允白其先自蜀徙於河東之汾陰因家焉祖陶與薛祖薛
落等分統部衆故世號三薛父彊復代領部落而祖落子孫微劣
彊遂總攝三營善綏撫爲民所歸歷石虎苻堅常憑河自固仕姚
興爲鎮東將軍入爲尚書彊卒辯復襲統其營爲興尚書郎建威
將軍河北太守辯稍憍傲頗失民心劉裕平姚泓辯舉營降裕司

馬德宗拜爲寧朔將軍平陽太守及裕失長安辯來歸國仍立功於河際太宗授平西將軍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泰常七年卒於位年四十四

子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頗覽史傳劉裕擒泓辟相府行參軍隨裕渡江尋轉記室參軍辯將歸國密使報謹遂自彭城來奔朝廷嘉之授河東太守後襲爵平西將軍汾陰侯謹所治與屈丐連接結士抗敵甚有威惠始光中世宗詔奚斤討赫連昌敕謹領偏師前鋒鄉導既尅蒲坂世祖以新舊之民并爲一郡謹仍爲太守遷秦州刺史將軍如故山胡白龍憑險作逆世祖詔鎮南將軍奚眷與謹自太平北入討平之除安西將軍涪陵公刺史如故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郡還州威惠兼備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於是河汾之地儒道興焉真君元年徵還京師除內都坐大官五年爲都將從駕北討以後期與中山王辰等斬於都南時年四十四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曰元公

長子初古拔一曰車輅拔本名洪祚世祖賜名沉毅有器識年始弱冠司徒崔浩見而奇之眞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世祖親討之乃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宋刻無斷字）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世祖南討以拔爲都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眞討反氐仇傷檀殫免生平之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尚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族叔劉彧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敕拔詣彭城勞迎除寇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鎮西大將軍開府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兗州刺史游明根南陽（北雍本作平）太守許含等以治民著稱徵詣京師顯祖親自勞勉復令

還州太和六年改爵爲河東公八年三月詔拔入朝暴病卒年五十八贈左光祿大夫謚曰康

長子徽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鎮西大將軍河東公除懸瓠鎮將蕭蹟遣將寇邊詔徽爲都將與穆亮等拒於淮上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十四年文明太后公除高祖詔諸刺史鎮將曾經近侍者皆聽赴闕徽隨例入朝屬開華五等降公爲侯十七年高祖南討詔趙郡王幹司空穆亮爲西道都將時幹年少未涉軍旅高祖乃除徽假節假平南將軍爲幹副軍行達裒父以蕭蹟死班師又爲都將共討秦州反賊支酉疑生擒斬之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路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彊憑險最爲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徽至郡之日即收其奸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羣盜懾氣郡中清肅三十三年秋遇疾卒於

郡時年四十四謚曰敬

子裔字豫孫襲爵性豪爽盛營園宅實客聲伎以恣嬉遊歷尚書左外兵郎左將軍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出爲洛州刺史卒贈平西將軍岐州刺史

子孝紳襲爵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孝紳立行險薄坐事爲河南尹元世儁所劾死後贈征西將軍華州刺史

徽弟[redacted]字崇業廣平王懷□令汝陰太守

子修仁司空行參軍

修仁弟玄景陳留太守

玄景弟洪隆字菩提解褐陽平王國常侍稍遷河東太守

長子驎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太和九年蕭蹟使至乃詔驎駒兼主客郎以接之十年秋遇疾卒時年三十五贈寧朔將軍

河東太守謚曰宣

長子慶之字慶集頗以學業聞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遷廷尉丞廷尉寺隣接北城會夏日於寺傍執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咸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儁袁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事傳於世轉尚書郎兼尚書左丞爲并肆行臺賜爵龍丘子行并州事遷征虜將軍滄州刺史爲葛榮攻圍城陷尋患卒後贈在將軍華州刺史

慶之弟英集性通率隨舅李崇在揚州積年以軍功歷司徒鎧曹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侍卒

麟駒弟鳳子自徙都洛邑鳳子兄弟移屬華州河西郡焉太和二年爲太子詹事丞本州中正世宗登阼轉太尉府鎧曹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正始初爲持節征義陽軍司還京其年秋卒時年四十九贈陵江將軍光城太守

鳳子弟驥奴州主簿

洪隆弟破胡州治中別駕稍遷河東太守征仇池都將有六子

長子聰字延智有世譽累遷治書侍御史直閤將軍爲高祖所知世宗踐阼除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卒於州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長子景茂司州記室從事猗氏令早卒

景茂弟孝通頗有文學永安中中尉高道穆引爲御史歷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常山太守遇惡疾而卒

聰弟道智尚書郎卒

子長瑜天平中爲征東將軍洛州刺史擊賊潼關沒於陳贈都督冀定太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冀州刺史

道智弟仙智郡功曹

仙智弟曇賢卒於國子博士
小子景洞尚書左民郎
景賢弟和字道穆解褐大將軍劉昶府行參軍轉司空長流參軍
除太尉府主簿遷諫議大夫永平四年正月山賊劉龍駒擾亂夏
州詔和發汾華東秦夏四州之衆討龍駒平之和因表立東夏州
世宗從之又行正平頓川二郡事除通直散騎常侍蕭衍遣將張
齊寇晉壽詔和兼尚書左丞為西道行臺節度都督傳豎眼諸軍
大破齊軍正光初除左將軍南青州刺史卒於州年五十五贈安
北將軍瀛州刺史
長子元信武定末中軍將軍儀同開府長史
和弟季令奉朝請
破胡弟破氐為本州別駕早卒四子

長子敬賢為鉅鹿太守
破氐弟積善為中書博士臨淮王提友
子隆宗太原太守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因難徙馮翊萬年父修之字延期苻堅東萊
太守讚弟謙之有道術世祖敬重之故追贈修之安西將軍秦州
刺史馮翊公賜命服謚曰哀公詔秦雍二州為立碑於墓又贈修
之母為馮翊夫人及宗從追贈太守縣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臨
民者七郡五縣讚少以清素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疑非禮不動
苻堅破射章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華為馮翊
太守召為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有餘家推讚為主
歸順拜綏遠將軍魏郡太守其後秦雍之民來奔河南滎陽河內
者戶至萬數拜讚安遠將軍南雍州刺史轵縣侯治于洛陽立雍

州之郡縣以撫之於是流民繈負自遠而至參倍於前賜贊爵河
南公加安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僑郡以
益之雖位高爵重而接待不倦初贊之未貴也嘗從相者唐文相
文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貴也文以民禮拜謁
仍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然不能自知得爲
州民也贊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爲
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王
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常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
賜文衣服良馬贊在州十七年甚獲公私之譽年老表求致仕真
君九年卒年八十六遺令薄葬斂以時服世祖悼惜之謚曰宣穆
長子元寶襲爵爲豫州別駕與安元年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
子祖襲爵高祖時爲安南將軍東徐州刺史卒

子靈孫襲赭陽太守
元寶弟虎皮有才器本縣令虎皮弟臻字仙勝年十二遭父憂居喪以孝稱輕財好士顯祖末爲中川太守時馮熙爲洛州刺史政號貪虐仙勝微能附之甚得其意轉弘農太守後以母老屢求解任久乃從之高祖初母憂未闋以恒農大盜張煩等賊害良善徵爲都將與荆州刺史公孫初頭追揃之拜振武將軍北陽鎮將有威惠之稱遷建威將軍郢州刺史及高祖南遷郢州地爲王畿除弘農太守坐受納爲御史所彈遂廢卒於家
長子祖訓順陽太守
祖訓弟治字祖禮自洛陽令稍遷鎮遠將軍東荆州刺史代下之後蠻民以刺史酈道元峻刻請治爲刺史朝議以邊民宜悅乃以

治代道元進號征虜將軍坐遣戍兵送道元免官治兄弟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淚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必先啟告遠出行反亦如之治世宗末遷前將軍河州刺史在任數年遇郝鐵忽反又爲城民詣都列其貪狀十六條會赦免久之兼廷尉卿又兼尚書畏避勢家承顏候色不能有所執據尋遷金紫光祿大夫是時蠻反於三鵄治爲都督追討戰沒贈持節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衛大將軍七兵尚書雍州刺史昌平男

治弟彌兼尚書郎爲城陽王徽所親待永安末徽避尒朱兆脫身南走歸命於彌彌不納遣人加害時論深責之後沒關西

治長子朗之字長明自直後奉朝請再遷鎮遠將軍諫議大夫仍直後建義中出除寇軍將軍東荊州刺史兼尚書爲荆鄀行臺代

遷除征虜將軍普泰中襲爵又爲東荊州刺史永熙中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八

鄧範字世則小名記祖范陽涿鹿人祖紹慕容寶濮陽太守太祖定中山以郡迎降授兗州監軍父嵩天水太守範世祖時給事東宮高祖踐阼追錄先朝舊勳賜爵永寧男加寧遠將軍以治禮郎奉遷世祖恭宗神主於太廟進爵爲子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南征範爲左司馬師次無鹽劉彧戍主申纂憑城拒守識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去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此天亡之時也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尅之白曜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舒遲民心固矣司馬之策是也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卽夜部分旦便騰

城崇朝而尅白曜將盡以其人爲軍實範曰齊四履之地世號東秦不遠爲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未霑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此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曰此良策也乃免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見無鹽之卒宛若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矣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白曜目範於衆曰此行也得卿三齊不足定矣軍達升城劉彧太原太守房崇吉棄母妻東走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其寧朔將軍張元孫奉牋歸款請軍接援白曜將遣偏師赴之範曰桑梓之戀有懷同德文秀家在江南青土無墳柩之累擁衆數萬勁甲堅城彊則拒戰勢屈則走師未遍之朝夕無患竟何所畏已求援軍且觀其使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甘誘我也若不速圖懼虧軍勢既進無所取退逼殭敵羝羊觸藩于角之謂未若先守歷城平盤陽下梁鄒尅樂陵然後方軌連鑣揚旌直進何慮不壺漿路左以迎明公者哉白曜曰卿前後納策皆不失衷今日之筭吾所不取何者道固孤城裁能自守盤陽諸戍勢不野戰文秀必尅殄意在先誠天與不取後悔何及範曰短見猶謂不虛歷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既據東陽爲諸城根本多遣軍則歷城之固不立少遣衆則無以懼敵心脫文秀還救閉門拒守偏師在前爲其所挫梁鄒諸城追擊其後文秀身率大軍必相乘迫腹背受敵進退無途雖有韓白恐無全理願更思審勿入賊計中白曜乃止遂表範爲青州刺史以撫新民後進爵爲侯加寇軍將軍遷尚書右丞後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

齊人有占夢者曰史武進云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泰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而答曰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是時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高祖詔範曰卿身非功舊位無重班所以超遷顯爵任居方夏者正以勤能致遠雖外無殊效亦未有負時之愆而鎮將伊利妄生姦撓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覦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爲箏略勿復懷疑待卿別犯處刑及鞭今恕刑罷鞭止罰五十卿宜克循紋緝邊服稱朕意也還朝年六十二卒於京師謚曰穆範五子道元在酷吏傳

道元第四弟道愼字善季涉歷史傳有幹略自奉朝請遷尚書二千石郎中加威遠將軍爲漢川行臺迎接降款以功除員外常侍領郎中轉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出爲正平太守治有能名遷長樂相正十五年卒年三十八贈後將軍平州刺史

子中字伯偉武定初司徒刑獄參軍

道愼弟道約字善禮起家奉朝請再遷冠軍將軍司徒諮議參軍樸質遲鈍頗愛琴書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干謁乞丐不已多爲人所笑弄坎壈於世不免饑寒晚歷東萊魯郡二郡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年六十三武定七年卒

範弟神虎尚書左民郎中

神虎弟蘷子惲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尤長吏幹正光中刺史裴延儁用爲主簿令其修起學校又舉秀才射策高第爲奉朝請後延儁爲討胡行臺尚書引爲行臺郎以招撫有稱除尚書外兵郎仍行臺郎及延儁解還行臺長孫稚又引爲行臺郎加征虜將軍惲頗兼武用常以功名自許每進計於稚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

開國子邑三百戶惲在軍啟求減身官爵爲父請贈詔贈夔征虜
將軍安州刺史惲後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武泰中尒朱
榮稱兵赴洛惲與元珍不從其命爲榮行臺郎中樊子鵠所攻城
陷被害時年三十六世咸痛惜之所作文章頗行於世撰慕容氏
書不成
子懷則武定末司空長流參軍
夔弟神期中書博士
神期弟顯度司州秀才尚書庫部郎
韓秀字白虎昌黎人也祖宰慕容儁謁者僕射父昞皇始初歸國
拜宣威將軍騎都尉秀歷吏任稍遷尚書郎賜爵遂昌子拜廣武
將軍高宗稱秀聰敏清辯才任喉舌遂命出納王言并掌機密行
幸遊獵隨侍左右顯祖踐阼轉給事中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延
興中尚書奏以敦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
涼州羣官會議僉以爲然秀獨謂非便曰此蹙國之事非闢土之
宜愚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土隣彊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竊
不能爲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覬途退塞西夷之闖
路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
深爲國患且敦煌去涼州及千餘里捨遠就近遥防有闕一旦廢
罷是啟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及近
諸戍則關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太和
初遷內侍長後爲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漁陽公在州數年卒子
務襲爵
務字道世性端謹有治幹初爲中散稍遷太子翊軍校尉時高祖
南征行梁州刺史楊靈珍謀叛以務爲統軍受都督李崇節度以

討靈珍有戰功授後軍長史徵赴行在所還遷長水校尉景明初
假節行肆州事轉左中郎將寧朔將軍試守常山郡又爲征蠻都
督李崇司馬崇擢湯羣蠻除近畿之患務有力焉後除鎮北府司
馬初試守常山府解復爲平北長史務頗有受納爲御史中尉李
平所劾付廷尉會赦免後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務獻七寶牀象
牙席詔曰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
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邊人李叟馬道進等許殺蕭衍黃
坂戍主率戶來降務信之遣兵千餘人迎接戶既不至而詐表破
賊坐以免官久之拜冠軍將軍太中大夫進號左將軍神龜初卒
堯暄字辟邪上黨長子人也本名鍾葵後賜爲暄祖僧賴太祖平
中山與趙郡呂舍首來歸國暄聰了美容貌爲千人軍將東宮吏
高宗以其恭謹擢爲中散奉使齊州檢平原鎮將及長史貪暴事

推情診理皆得其實除太尉中給事兼北部曹事後轉南部太和
中遷南部尚書于時始立三長暄爲東道十三州使更比戶籍賜
獨車一乘鹿馬四匹時蕭賾遣其將陳顯達寇邊以暄爲使持節
假中護軍都督南征諸軍事平陽公軍次許昌會陳顯達遁走暄
乃班師暄前後從征及出使檢察三十餘許度皆有克已奉公之
稱賞賜衣服二十具綵絹千匹紬絹千餘段奴婢十口賜爵平陽
伯及改置百官授太僕卿車駕南征加安南將軍轉大司農卿太
和十九年卒於平城高祖爲之舉哀贈安北將軍相州刺史賻帛
七百匹初暄使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乃令徃徃毀撤由是
後更損落及高祖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

暄長子洪襲鎮北府錄事參軍

子桀字永壽元象中開府儀同三司樂城縣開國公

洪弟遵伏波將軍河州冠軍府長史臨洮太守卒贈龍驤將軍諡曰思

遵弟榮員外散騎侍郎

子雄字休武元象中儀同三司豫州刺史城平縣開國公

雄弟奮字彥舉興和中驃騎將軍頼州刺

奮弟難宗武定中征西將軍南岐州刺史征羌縣開國伯

呂舍既歸國從至京師給賜田宅

子方生機識明辯卒於主書郎贈建武將軍定州刺史高邑子諡曰敬

子受恩爲侍御中散典宜官曹累遷外都曹令轉北部給事秦州刺史卒於官

史臣曰薛辯寇讚歸良有道並以款效見嘉議敦煌得馭遠之筭務武夫鄙詐貢牀餚寶棄而不御斯乃人主之盛德堯暄聰察奉公以致名位禮加存歿有餘榮矣

魏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終

甄氏宅鳳藏民國庚申年造

魏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嚴稜
毛脩之
唐和
劉休賓
房法壽

嚴稜馮翊臨晉人遇亂避地河南劉裕以爲廣威將軍陳留太守戍倉垣泰常中山陽公奚斤南討軍至頼川稜率文武五百人詣斤降驛送稜朝太宗於冀州嘉其誠款拜平遠將軍賜爵邰陽侯假荆州刺史隨駕南討還爲上客及世祖踐阼以稜歸化之功除中山太守有清廉之稱年九十卒於家

甄氏宅鳳藏民國庚申年造

子稚 北雍本俱作稚 玉襲爵眞君中詔稚玉副長安鎮將元闢率衆一萬迎漢川附化之民入自斜谷至甘亭劉義隆梁州刺史王玄載遣將拒嶮路不得通班師太和二年太倉令五年出爲平南將軍東兗州刺史假馮翊公卒

子曇襲爵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父瑾司馬德宗梁秦二州刺史劉裕之擒姚泓留子義眞鎮長安以脩之爲司馬及赫連屈丐破義眞於青泥脩之被俘遂沒統萬世祖平赫連昌獲脩之神靡中以脩之領吳兵討蠕蠕大檀以功拜吳兵將軍領步兵校尉後從世祖征平涼有功遷散騎常侍前將軍光祿大夫脩之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世祖親待之進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加冠軍將軍常在太官王進御膳從討和龍別破三堡賜奴婢牛羊是時諸軍攻城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劉義隆故將也時從在軍欲率吳兵謀爲大逆因入和龍奔浮海南歸以告脩之脩之不聽乃止是日無脩之大變幾作朱脩之遂亡奔馮文通又以脩之收三堡功多遷特進撫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廷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爲負之非挾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

劉璋僞連孫氏守窮跨躔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
趙他爲偶而以爲管簫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爲失實且
亮既據蜀恃山嶮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
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
山一攻陳倉疎遲失會摧劒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
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
死由是言之皆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脩之謂浩
言爲然太延二年爲外都大官卒謚曰恭公脩之在南有四子唯
子法仁入國高宗初爲金部尚書襲爵後轉殿中尚書加散騎常
侍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谷和平六年
卒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謚曰威
長子猛虎太安中爲東宮王書轉中舍人又遷中散大夫初襲爵

爲散騎常侍坐與中蠕蠕犯塞從顯祖討之有勇決之稱太和初
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公
子泰寶襲爵征虜長史例降爲侯卒
子乾祐襲
朱脩之者劉義隆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安頡圍之其母在家乳
汁忽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之時今忽如此兒
必歿矣果以其日爲頡所擒世祖善其固守授以內職以宗室女
妻之而佞巧輕薄爲人士所賤爲雲中鎮將及入馮文通文通迭
之江南
唐和字稚起晉昌宜安人也父繇以涼土喪亂民無所歸推隴西
李暠於敦煌以寧一州李氏爲沮渠蒙遜所滅和與兄契攜外甥
李寶避難伊吾招集民衆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

王經二十年和與契遣使來降爲蠕蠕所逼遂擁部落至于高昌
蠕蠕遣部帥阿若率騎討和至白力城和率騎五百先攻高昌契
與阿若戰殺和收餘衆奔前部王國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
之斬安周兄子樹又尅高寧白力二城斬其戍主遣使表狀世祖
嘉其誠款屢賜和和後與前部王車伊洛擊破安周斬首三百世
祖遣成周公萬度歸討焉耆詔和與伊洛率所領赴度歸和奉詔
會度歸喻下柳驢以東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後同征龜茲
度歸令和鎮焉耆時柳驢戍主乙眞伽率諸胡將據城而叛和領
輕騎一百匹入其城擒乙眞伽斬之由是諸胡款附西域尅平和
有力也正平元年和詣闕世祖優寵之待以上客高宗以和歸誠
先朝拜鎮南將軍酒泉公太安中出爲濟州刺史甚有稱績徵爲
內都大官評決獄訟不加捶楚察疑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皇

興中卒年六十七贈征西大將軍太常卿酒泉王謚曰宣

子欽字孟直中書學生襲爵太和中拜鎮南將軍長安鎮副將轉
陝州刺史將軍如故後降爵爲侯二十年卒

子景宣襲爵歷并州城陽王徽後軍府長史加中堅將軍遷東郡
太守普泰中卒贈撫軍將軍秦州刺史

景宣弟季弼武定中滄州別駕

契子玄達性果毅有父風與叔父和歸闕俱爲上客拜安西將軍
晉昌公顯祖時出爲華州刺史將軍如故杏城民蓋平定聚衆爲
逆顯祖遣給事楊鍾葵擊平定不尅而還詔玄達討平之杏城民
成赤李又聚黨自號爲王逼掠郡縣殘害百姓玄達率騎二百邀
其狹路擊破之叛民曹平原復聚爲亂玄達追擊悉平之延興二
年有罪免官太和十六年降爵爲侯卒

子崇字繼祖襲爵盛樂太守
崇弟興業定陽鬮熙二郡太守
劉休賓字處幹本平原人祖昶從慕容德度河家于北海之都昌縣父奉伯劉裕時北海太守休賓少好學有文才兄弟六人乘民延和等皆有時譽休賓爲劉彧虎賁中郎將稍遷幽州刺史鎮梁鄒及慕容白曜軍至升城遣人說之令降休賓不從劉彧龍驤將軍崔靈延行渤海郡房靈建等數十家皆入梁鄒同舉休賓爲征虜兗州會劉彧遣使授休賓輔國將軍兗州刺史休賓妻崔邪利女也生一男字文曄崔氏先歸寧在魯郡邪利之降也文曄母子遂與俱入國至是白曜表請崔與文曄既至白曜以報休賓又於北海執延和妻子送至梁鄒巡視城下休賓答白曜許歷城降當即歸順密遣兼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國軍形勢文達詣白曜許言聞王臨境故來祇候私謂白曜曰劉休賓父子兄弟累郡連州今若識運知機束手歸化不審明王加何賞叙白曜曰休賓仕南爵寵如此今若不勞兵甲望風自降者非直處卿富貴兼還其婦兒休賓縱令不畏攻圍豈不憐其妻子也今升城卿自往見文達乃至升城見休賓妻子文曄攀援文達哭泣號咷以爪髮爲信文達回還復經白曜誓約而去白曜曰卿是休賓耳目腹心親見其妻子又知我衆旅少多善共量議自求多福文達還見休賓出其妻兒爪髮兼宣白曜所言及國軍形勢謂休賓曰升城已敗歷城非朝則夕公可早圖之休賓撫爪髮泣涕曰妻子幽隔誰不愍乎吾荷南朝厚恩受寄邊任今顧妻子而降於臣節足乎然而密與其兄子聞慰議爲降計聞慰曰此故當文達詐詐耳年常抄掠豈有多軍也但可撫彊兵勤肅衛方城狹嶮何爲便生憂怯示人以

弱也休賈又謂文達曰卿勿憚危苦更爲吾作一返善觀形勢於是遣文達偷道而出令與白曜爲期尅日許送降款文達既至白曜喜曰非直休賈父子荷榮城內賢豪亦隨人補授卿便卽爲梁鄒城主以酒灌地啟告山河曰若負休賈使我三軍覆沒初白曜之表取休賈妻子也顯祖以道固旣叛詔授休賈持節平南將軍冀州刺史平原公至是付文達詔策文達還謂休賈曰白曜信誓如此公可早爲決計恐攻逼之後降悔無由休賈於是告兄子聞慰曰事勢可知汝早作降書聞慰沈疑因執不作遂差本契白曜尋遣著作佐郎許赤虎夜至梁鄒南門下告城上人曰汝語劉休賈何由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送降文歸誠大化何得無信違期不來於是門人唱告城內悉知遂相維持欲降不得皆云劉休賈父子欲以我城內人易榮位也尋被攻逼經冬至春歷城降白曜遣

道固子景業與文曄至城下休賈知道固降乃出請命白曜送休賈及宿有名望者十餘人俱入代都爲客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民爲懷寧縣休賈爲縣令延興二年卒

文曄有志尚綜覽羣書輕財重義太和中坐從兄閭慰南叛與二弟文顯季友被徙北邊高祖特聽還代高祖曾幸方山文曄大言於路側曰求見聖明申宣久屈高祖遣尚書李沖宣詔問曰卿欲何言聽卿面自申盡於是引見文曄對曰臣之陋族出自平原往因燕亂流離河表居齊以來八九十載眞君十一年世祖太武皇帝巡江之日時年二歲隨外祖魯郡太守崔邪利於鄒山歸國邪利蒙賜四品除廣寧太守以臣年小不及齒錄至天安之初皇威遠被臣亡父休賈劉氏持節克州刺史戍梁鄒時慕容白曜以臣父居全齊之要水陸道衝青冀二城往來要路三城岳跱並拒王

師白曜知臣母子先在代京表請臣母子慰勞臣即被先帝詔遣
乘傳詣軍又賜亡父官爵白曜遣右司馬盧河内等送臣母子至
鄒臣既見亡父備申皇澤云吾蒙本朝寵遇捍禦藩屏尊卑百口
並在二城吾若先降百口必被誅滅既不固誠於本朝又令尊卑
塗炭豈堪爲人臣以奉大魏乎汝且申吾意白僕射降意已判平
歷城即率士衆送款軍前既赴歷城白曜遣赤虎送臣并崔道固
子景業等向梁鄒亡父既見赤虎之信仰感聖朝遠遣妻子又知
天命有歸擁衆一萬以城降款乘驛赴臺蒙爲客例臣私爨深重
亡父以延興二年孤背明世血誠微心未獲申展如臣等比並蒙
榮爵爲在事孤抑以人廢勲高祖曰卿訴父實而卿父無勲歷城
齊之西關歸命請順梁鄒小戍豈能獲全何足以爲功也文曄對
曰誠如聖旨愚臣所見猶有未中何者昔樂毅破齊七十餘城唯
有即墨獨在此豈非根亡而條立且夫降順之人驗之古今未有
不由危逼者故黃權無路歸款列地封侯且薛安都單衆敬危急
投命並受茅土之爵論古則如此明明之世不及比流竊惟梁鄒嚴固地據中齊衆支十載控弦數千萬方之升城不
可同日而語升城猶能抗兵累旬傷殺甚衆若城亡父固守孤城
則非一朝可赴高祖曰歷城既陷梁鄒便是掌中何順兵力對曰
若如聖旨白曜便應窮兵極意取勝俯仰何爲上假亦虎之信下
衒知變之民高祖曰卿父此勲本自至少以卿才地豈假■勤對
曰臣亦愚六敝文武無施謹絶九皐聞天無日遭逢聖運萬死猶
生但臣竊見徐兗是賊藩要徐兗既降諸戍皆應國有而東徐州
刺史張讜所戍團城領二郡而已徐兗降後猶閉門拒命授以方
嶽始乃歸降父子二人並蒙侯爵論功比勤不先臣父高祖曰卿

引張讜讜事小異對曰臣未識異狀高祖曰張讜始來送款終不差信卿父進非先覺退又拒守何得不異對曰張讜父子始有歸順之名後有閉門之罪以功補過免罪爲幸臣又見崔僧祐母弟隨其叔父道固在歷城僧祐遙聞王威遠及恐母弟淪亡督率鄉閭來欲救援既至郁州歷城已沒東手歸誠救母弟之命聖朝嘉其附化賞以三品亡父之誠豈後僧祐高祖曰僧祐身居東海去留任意來則有位去則他人是故賞之卿父被圍孤城已是已物所以不賞對曰亡父據城歸國至公也僧祐意計而來爲私也爲私蒙賞至公不酬臣未見其可高祖笑而不言比部尚書陸俟叱文暉白假令先朝謬賞僧祐豈可謬相賞也文暉曰先帝中代聖主與日月等曜比隆堯舜宰相則十亂五臣今言謬賞豈不仰誣先朝乎尚書高閭曰卿謂母弟與妻子何者爲重文暉曰母弟爲重閭曰卿知母弟爲重朝廷賞僧祐是也卿父爲妻子而來事何相反對曰僧祐若無母弟來歸以不閭曰不來文暉曰若僧祐赴母弟之難此是其私而亡父本爲大丈夫立身處世豈可顧妻子而虧高節也昔樂羊食子有顧以不亡父本心實不垂顧所以歸化者自知商周不敵天命有所歸高祖謂文暉曰卿之所許頗亦有途賞從重罰從輕尋敕酬叙文暉泣曰臣愚頓理極再見無期陛下既垂慈澤願敕有司特賜矜理高祖曰王者無戲何得慤慤旣而賜文暉爵都昌子深見待遇拜協律郎中改授羽林監世宗世除高陽太守延昌中卒贈平遠將軍光州刺史謚曰貞子元襲拜員外郎襄威將軍青州別駕卒

文顯性仁孝篤厚徐州安豐王府騎兵參軍季友南青州左軍府錄事參軍

聞慰博識有才思至延興中南叛休竇叔父旋之其妻許氏二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亡東陽平許氏撫二子入國孤貧不自立並疎薄不倫爲時人所棄母子皆出家爲尼既而反俗太和中高祖選盡物望河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法鳳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授後俱奔南法武後改名孝標云

房法壽小名烏頭清河繹幕人也幼孤少好射獵輕率勇果結羣小而爲劫盜從叔元慶範鎮等坐法壽被州郡切責時月相繼宗族甚患之弱冠州迎主簿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之命常盜殺腊牛以供其母招集壯士常有百數母亡歲餘遇沈文秀崔道固起兵應劉子勛明僧暠劉乘民起兵應劉彧攻討文秀法壽亦與清河太守王玄邈起兵西屯合討道固玄邈以法壽爲司馬累破道固軍甚爲歷城所憚加法壽綏邊將軍魏郡太守子勛克道固文秀悉復歸彧乃罷兵道固慮其扇亂百姓遂切遣之而法壽外託裝辦而內不欲行會從弟崇吉在升城爲慕容白曜所破母妻沒於白曜軍崇吉奔還舊宅法壽與崇吉年志粗相諧協而親則從祖兄弟也崇吉以母妻見獲託法壽爲計法壽既不欲南行恨道固逼切又矜崇吉情理時道固以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郡事戍盤陽法壽遂與崇吉潛謀襲靈賓克之仍歸款於白曜以贖母妻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自大山南入馬耳關以赴盤陽還崇吉母妻初道固遣軍圍盤陽法壽等拒守二十餘日觀軍至賊乃散走觀軍入城詔以法壽爲平遠將軍與韓麒麟對爲冀州刺史督上租糧以法壽從父弟靈民爲清河太守思順爲濟南太守靈悅爲平原太守伯憐爲廣川太守叔玉爲高陽太守叔玉兄伯玉

爲河間太守伯玉從父弟思安爲樂陵太守思安弟幼安爲高密太守以安初附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師以法壽爲上客崇吉爲次客崔劉爲下客法壽供給亞於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加平遠將軍給以田宅奴婢性好酒愛施親舊賓客率同饑飽坎壈常不豐足畢衆敬等皆尚其通愛太和中卒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謚敬侯

子伯祖襲例降爲伯歷齊郡内史伯祖闇弱委事於功曹張僧皓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充後廣陵王羽爲青州伯祖爲從事郎中平原相轉幽州輔國長史坐公事免官卒

子翼襲宣威將軍大城戍主永安中青州太傅開府從事中郎伯祖弟叔祖別以功賜爵魏昌子歷廣陵王國郎中令長廣東萊二郡太守龍驤將軍中散大夫永安中安東將軍郢州刺史

叔祖弟幼愍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有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爲家羣大所噬遂卒初長孫觀之將至盤陽也城中稍以震懼時劉彧給爭中崔平仲欲歸江南自歷下至圍城軍中與十餘騎遁共法壽語靈賓密遣人捕執之始法壽克盤陽之後常禁靈賓於別齋既得平仲引與同室致酒食叙國軍明將入意夜中北城上縋出平仲靈賓等十餘人厥明官軍至城靈賓遂歸梁鄒

靈賓文藻不如兄靈建而辯悟過之靈建在南官至州治中敦海太守以才名見稱兄弟俱入國爲平齊民雖流漂屯圮操尚卓然並卒於平齊

靈建子宣明亦文學著稱雅有父風高祖擢爲中書博士遷洛轉議郎試守東清河郡正始中京兆王愉出除征東冀州以宣明爲

記室參軍愉反逼宜明爲太守
靈寶從父弟堅字千秋少有才名亦内徙爲平齊民太和初高祖
擢爲祕書郎遷司空諮議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
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陽尼各舉其子高祖曰昔有一祁名垂
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出爲濮陽太守世宗時復爲司空諮議
加立忠將軍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懿
長子祖淵羽林監從章武王融討葛榮没於陳贈安東將軍濟州
刺史
祖淵弟祖皓長水校尉後討蕭衍將於九山戰歿贈撫軍將軍兗
州刺史
崔平仲自東陽南奔妻子於歷城入國太和中高祖聽其還南
思安有勇力伯玉果敢有將略思安賜爵西安子建威將軍北平

太守遷大司馬司馬齊州武昌王府司馬高祖南伐徵爲步兵校
尉直閤將軍中統軍善撫士衆高祖嘉之漢陽既平復爲武昌王
司馬帶東魏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改爵清河子卒官子敬寶襲爵
敬寶亦壯健奉朝請征北中兵參軍北征統軍寧遠將軍每有戰
功早卒
子去病襲
伯玉坐弟叔玉南奔徙於北邊後亦南叛爲蕭鸞南陽太守高祖
南伐克宛外城命舍人公孫延景宣詔於伯玉曰天無二日土無
兩王是以躬總六師蕩一四海宛城小戍豈足以禦抗王威深可
三思封侯胙土事在俯仰伯玉對曰外臣荷國厚恩奉任疆境爲
臣之道未敢聽命伏惟遊鑾遠涉願不損神高祖又遣謂曰朕親
率麾旆遠清江汚此之小戍豈足徘徊王師但戎輅所經纖介須

珍宜量力三思自求多福且卿早蒙蕭賾殊常之眷曾不懷恩報以塵露蕭鸞妄言入繼道成賾子無子遺卿不能建忠於前君方立節於逆豎卿之罪一又頃年傷我偏師卿之罪二今鑾旆親戎清一南服不先面縛待罪麾下卿之罪三卿之此戒多則一年中則百日少則三旬尅珍豈遠宜善思之後悔無及伯玉對曰昔蒙武帝愷悌之恩忝侍左右此之厚遇無忘夙夜但繼王失德民望有歸主上龍飛踐極光紹大宗非直副億兆之深望實兼武皇之遺敕是以懃懃懇懇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救蒼生此乃邊戍常事陛下不得垂責及尅宛伯玉面縛而降高祖引見伯玉并其參佐二百人詔伯玉曰朕承天馭宇方欲清一寰域卿蕞尒小戍敢拒六師卿之愆罪理在不赦伯玉對曰臣既小人僞荷驅使緣百口在南致拒皇略罪合萬死高祖曰凡立忠抱節皆應有所至若奉逆君守迷節古人有所不爲卿何得事逆賊蕭鸞自貽伊謚伯玉對曰臣愚癡晚悟罪合萬斬今遭陛下願乞生命高祖曰凡人惟有兩途知機獲福背機受禍勞我王師彌歷歲月如此爲降何人有罪且朕前遣舍人公孫延景城西共卿語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卿答云在此不在彼天道攸遠變化無方卿寧知今日在此不在彼乎伯玉乞命而已更無所言高祖以思安頻爲伯玉泣請故特宥之伯玉在南之日放妾楊氏爲尼入國遂令還俗復愛幸焉爲有司所奏高宗聽之世宗即位拜長史兼游擊將軍出爲馮翊桐竒官

崇吉少驍勇爲沈文秀中兵參軍及太原戍守傳靈越率衆棄郡南赴子勛文秀以崇吉督郡事既而背文秀同於劉彧母叔在歷城爲崔道固所拘繫又將致刑於市以恐之而崇吉卒無所顧會

道固歸或乃出其母或以崇吉爲龍驤將軍并州刺史領太原太守成升城崇吉以其從兄靈獻爲長史姨兄賈延年爲司馬未幾而白曜軍至白曜遣人招之崇吉不降遂閉門固守升城至小人力不多勝仗者不過七百人而白曜侮之乃遣衆陵城崇吉設土壍方梁下相舂擊不時尅參白曜遂築長城圍三重更造攻具日夜攻擊自二月至四月糧矢俱盡崇吉突圍出走遣藏民舍母妻見獲道固遣治中房靈寶慰引之崇吉不肯見道固遂東歸舊村陰募壯士欲以偷母還并河南白曜慮其如此守備嚴固後與法壽取盤陽俱降及立平齊郡以歷城民爲歸安縣崇吉爲縣令頗懷昔憾與道固接事意甚不平後委縣出臺訟道固罪狀數條會赦不問崇吉乞解縣許之停京師半歲乃南奔崇吉夫婦異路剃髮爲沙門改名僧達投其族叔法延住歲餘清河張略之亦豪俠士也崇吉遺其金帛得以自遣妻從幽州南出亦得相會崇吉至江東尋病死

崇吉從父弟三益字敬安於南陽內附高祖與語善之曰三益了了殊不惡拜員外散騎侍郎尋出爲太山太守轉兗州左軍府司馬所在以清和著稱還除左將軍正光中卒年六十三九子

長子士隆與和中東清和太守帶盤陽鎮將

士隆弟士達少有才氣其族兄景先有鑒識每曰此兒俶儻終當太其門戶起家濟州左將軍府倉曹參軍時京兆王繼爲大將軍出鎮關右聞其名徵補騎兵參軍領帳內統軍孝昌中其鄉人劉蒼生劉均房須等作亂攻陷郡縣頻敗州軍時士達父憂在家刺史元欣欲逼其爲將士達以禮固辭欣乃命其友人馮元興謂之曰今合境從逆賊徒轉熾若萬一陷州君家豈得獨全既急病如此

安得顧名教也士達不得已而起率州郭之人二千餘人東西討
擊悉破平之武泰初就家拜平原太守抑挫豪彊境内肅然時邢
杲寇亂憚其威名越郡城西度不敢攻遏永安末轉濟南太守士
達不入京師而頻爲本州郡時人榮之永安末尒朱兆入洛刺史
蕭贊爲城民趙洛周所逐城内無主洛周以士達鄉情所歸乃就
郡請之命攝州事永熙二年卒年三十八時人傷惜之贈平東將
軍齊州刺史謚曰武

士達弟士素武定末太尉諮議參軍

士素弟士章尚書郎

法壽族子景伯字長暉高祖諶避地渡河居於齊州之東清河繹
幕焉祖元慶仕劉駿歷七郡太守後爲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
劉彧之殺子業自立也子業弟子勛起兵攻之文秀遣其將劉珍
之率兵助彧後背彧歸于子勛元慶不同爲文秀所害父愛親率
勒鄉部攻文秀劉彧嘉之起家授龍驤將軍尋會文秀降彧乃止
顯祖時三齊平隨例内徙爲平齊民以父非命疏服終身景伯生
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尚書盧淵稱之
於李沖沖時典選拔爲奉朝請司空祭酒給事中尚書儀曹郎除
齊州輔國長史值刺史先救行州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值清
河太守杜祖外叛郡居山嶮盜賊羣起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
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捕擒之即署
其子爲西曹掾命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
之舊守令六年爲限限滿將代郡民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
留復加二載後遷太尉中郎司徒諮議參軍輔國將軍司空長史
以母疾去官景伯性亭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妓

七晬食終喪期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
弟景遠暮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爲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
廷尉卿崔先韶好標牓人物無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
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爲水病積年不愈孝昌三
年卒於家時年五十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文烈武定中尚書三公郎中

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
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
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自是
精勤遂大通贍太和中例得還鄉郡辟功曹州舉秀才值州將卒
不得對策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當世儒宗歎其
精博光遂奏兼著作佐郎修國史尋除司徒祭酒員外郎侍中穆
紹又啟景先撰世宗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
所歷皆有當官之稱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
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對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
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神龜元年蕭衍龍驤將軍
田申能據東義陽城內屬敕景先爲行臺發二荆兵以援之在軍
遇疾而還其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三贈持節冠軍將軍洛州刺史
謚曰文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該典今行於時文多略舉
其切於世教者

問王者受命木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稟靈者興金德方隆禎發華
渚水運告昌瑤光啟祚人道承天天理應實受謝既彰玄命若契
相生之義有允不違至如湯武革命殺伐是用水火爲次遵而不
改既事乖代終而數同納麓逆順且殊禎運宜異而兆徵不差有

疑符應

問禹以鯀配天舜不尊父曰明明上天下土是昌道高者負辰四方神積者郊原斯主是以則天不能私其子紹堯不敢尊其父鯀既罪彰於山川受殛於羽郊化質與鱗甲爲羣銘精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配於國陽當升烟之大禮苟存及躬以亂祀典降上帝爲罪鬼之賓奏夾鍾爲介蟲之樂奉天之道不乃有淪乎

問湯尊稷廢桂曰神積道存異世同尊列山見享綿紀前代成湯革命承天當愆陽之運不思理數之有時黜元功於百世且畢箕感應風雨異徵尊播殖之靈而遵滂潏之潤升廢之道無乃謬與若桂不合薦虞夏應夫之於前如以歲久宜遷百神可計日而代求之二三未究往旨

問湯勑桀欲遷夏社爲不可武王滅紂以亳社爲亡國之誡曰神無定方唯人爲主道協無爲天地是依棄德弗崇百靈更祀周武承天禮存咸秩升后稷當四圭之尊貶土祇隔牲幣之享就如言之稷稟靈威誠允聿追之宜社非商祖孝孚乃考之咎殷鑒致誠何獨在斯

問易著革命之爻而無揖讓之象曰玄黃剖別人道爲尊含靈佇化故義始元首是以飛龍啟徵大人載就及理運相推帝圖異序虞賓以爲善終順守有慙未盡不顯揖讓之象而著巳日之美豈可兆巨釁爲貽厥之謀訓萬世而開安忍之(闕一字)求之反衷未識理恕

問周禮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爲明竈焉曰王道貴產法理尚恩舊德見食八象載其美五宥三刺經禮寶其仁是以祿父巨釁殷禮不輟三監亂德蔡徹猶存罪莫極於無上逆莫甚於違天行大

辟禍不及族理正刑愆止於身何惡當參夷之禍何戾受淪殄之
辜

問儀禮繼母出嫁從爲之服傳云貴終其恩曰繼母配父本非天
屬與尊合德名義以興兼鞠育有加禮服是重既體違義盡棄節
毀慈作嬪異門爲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終恩之有方齊服是追哭
於野次苟存降重無乃過猶不及乎

問禮記生不及祖父母父母稅喪已則否曰服以恩制禮由義立
慈母三年孫無緦葛者以戚非天屬報養止身祖雖異域恩不及
已但正體於下可無服乎且縞冠玄武子姓之服縓練之後纏絰
已除猶懷慘素未忍從吉況斬焉初之創巨方始復弔之實尚攺
緦襲奉哀苦次而無追變孝子孝孫豈天理是與

問左氏傳齊人殺哀姜君子以爲不可曰受醜從天人倫所重保
育異宗承奉郊奠而乃肆極昏淫禍傾合巹之尊怙亂無終殄滅
誕鞠之愛齊桓匡翼四方正存刑矩割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
生貶違以殺爲甚而神道幽默禍降未期雖窮勃屨朝臣不宜糾
既事反人靈咎將有所施之取秉孰爲優允

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享帝無妄尊介丘偏祀猶不
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納廢饗之虔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
后已降始見其文揖讓之冑禮不上通昏瘖後燼四圭是主此便
至道相承乾無二統純風既詖玄牡肆尊禮不虛華庶昭異聞

問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亡
乎人之辭也曰樂以觀風禮爲教本其細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
兵屈於周典僖公魯之盛君告誠虔祀穆卜迎吉而休徵不至若
推咎於天則神不棄鑒歸愆於人則頌聲宜替既命龜失辰靈威

弗眷郊饗不從配天斯缺卽傳所言殆非虛美何承而制
問尚書徧征義和詰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於房曰衡紀不移
日月有度炎涼啟辰次舍無代履端屢臻歸餘成閏是以爰命羲
和升準俱節使晷數應時火流協運致望舒後律耀靈爽次卽官
闕永容可爲愆玄象一差未成巨戾且抄秋豈回星之辰授衣非
合璧之月叙食弗當積失加誅律度暫差便遘殄絶仁者之兵義
不妄興王赫斯舉將有異說
問毛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日月次周行
舍有常分至之候不爲愆咎今同之辰而爲深戾者專以金木相
殘指日成釁推步不一容可如之若謫見正陽日維戊午生育相
因猶子歸母但以陰陽得無深忌乎若爲忌也朔亦應爲災如不
忌也辛卯豈獨成醜且舉凡之始以屬月時繫之在日有爽明例

義不妄構理用何依
問論語河不出圖泣麟自傷曰聖人稟靈天地資識未形齊生死
於一同等榮辱於彼我孔子自生不辰從心告齒樂正旣脩素王
斯著方興吾已之歎結反袂之悲進涉無上之心退深負杖之懼
聖達之理無乃缺如符璽郎王神貴荅之名爲辯疑合成十卷亦
有可觀前廢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特
除神貴子鴻彥爲奉朝請
景先子延祐武定末太子家令
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以食
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兗之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
次至郁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
曰齊州王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

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者二十餘人景遠好史傳不爲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撫養兄孤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傳豎眼慕其名義啟爲昭武府功曹參軍以母老不應豎眼頗恨之卒於家

子敬道永熙中開府參軍事

史臣曰嚴稜夙款可嘉脩之晚有誠效唐和萬里慕義歸身著績休賓窮而委質法壽伯玉末能投命景伯兄弟儒風雅業良可稱焉

魏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終

野竹齋藏
氏圖書印